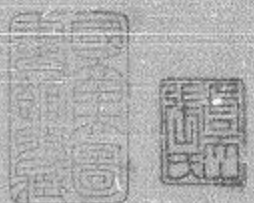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一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為翰林待制時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勸為之駕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群策以清海內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通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為教於史長於治亂興衰之說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翩然曰敬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



所歆言尔乃命趣裝諏日借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  
與寓公縉紳之士張郡南門外設祖道為先生別里中  
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為歌詩以詠嘆其行休陽趙  
汭病不能陪縉紳之後又不善為詩則獻言曰先生應  
詔趨朝得極言天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為天下患者  
盜賊而已自淮蔡發難據于江湖所在蠶起為禍嘗烈  
矣然雄傑怙衆有名聲力足以橫鷲四出者亦無間  
焉視前代中世巨寇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  
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  
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  
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  
俗吏紛然群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未有能以  
是而全師制勝者也伏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時  
而賈克勤誅求劫奪之弊債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  
朝廷終無自整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橫斂一切以  
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吏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  
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  
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  
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為天下  
國家者何也今群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  
夫苟不戢反前失而歆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為國家  
計歆并兩淮而南盡江湖之間求要會形便之地為四

五巨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廡，有威信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為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為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出攻城守，禁防要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為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規以資，而諷而事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脈絡貫通，首尾如一。內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消奸雄之心。鼠竊狗偷，進退無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崛強者，諸鎮出兵特而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間，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於外。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者一人為郡守之兵，以大戶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衝。各將其兵，固其封圉，蓋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搖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握成軍，挾形勢以掃清群盜，則莫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討西羌，微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敵，貴萬全也。周亞夫將三木六將軍擊吳楚，終不肯與梁分兵，審於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知而廟堂輒知之者，得居制外之宜也。今群盜么麼，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強，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防無謀

策士之術也。當其避地間閔，朝不夕謀，每恨民間利害不能上聞，以至於此。是以於鄉先生之行而竊致其歎，詎之思焉。先生倘以為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之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無不言、無不尽，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之士，效於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鼎而被弦歌者，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咏嘆者哉。

送江浙叅政蘇公赴大都路總管序

公名天爵字伯修真定人

邦畿王化所先，郡國之本也。自昔盛時，輦轂之下，五方民黎與豪右雜處，憑高附崇，形傾勢軋，紛莫為制。由是號稱難治。漢世選隸吏以擊搏，誅罰先之，何有於化民成俗。唐宋宰相歆假劇地病儒者，乃得因以自見。豈開誠心布公道之謂哉。國朝并包區夏，薄海內外，罔不臣屬。神州赤縣之間，繁駁盛極，列聖相承，皆屈重臣以蒞之。望尊職隆，非前代比矣。至正九年冬十月，江浙行中書叅知政事趙郡蘇公，除大都路總管，命下之日，街談巷議皆以江淞大藩，方賴公為治，不宜用彼焉。此其殆未知祖宗重內之弘規，聖上官人之睿斷者乎。夫發政施仁，樞機轉移，務當其會。古之聖人所不以疾而速，無為而成者，用斯道尔。皇帝臨御日久，明睿所照於民生休戚，臣子行能，秋毫無隱。既為親擇循吏，布諸列郡，深懼京師冠冕萬國，長民者苟非其人，則四方無所視效。乃輟儒臣於外省，俾其道行焉。變法律以詩書，通政刑

於禮樂、蓋不言而示天下、守將以楷模也。傳曰：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又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昔之為國者，何獨昧於斯歟？公以成均諸生，致位宰輔，清忠粹學，簡在上心。久矣。夫涖官王都，為二千石，師表非公誰宜？雖然，公平日論治道，必本三代，所謂明道術、正人心、育賢才、興教化，蓋拳拳焉。今天下承平，朝廷間暇，聖天子登真儒，上稽唐虞，近鑒中古，建久安長治之策，極維持鞏固之方，以垂無窮。京師雖衆，且大，殆不久煩公矣。士民懷公之德，惜公之去，而弗可留也。咸相率為歌詩，以泄其怨思。於是臨川葛元哲述公所以臨政而得民者，冠于篇首，仿敢推明德意，竊取昔人後叙遺義，屬辭末簡，以終之。

送江漕叅政傑公赴司農少卿序

公名世南

國家既收中原，兵革之後，所在為墟。聖天子思有以惻然安集之，傍求故老宿儒，忠厚暢達，習知吠訟事者，為勸農使，綰印綬，載官屬，行田里間，呼其父兄子弟，家人語告諭之。闢榛莽，疏溝洫，立阡陌，假牛貸粟，皆因其所歆而利導之。遣屬吏行傍郡，招徠其人。時江南民苦重役，應之者衆，不數年，生聚大復。官府之設，公上之，供始得施其政令。於是罷使，以其權歸憲府。郡邑之長，皆以勸農繫銜。大司農司實總覈其事。蓋古后稷之官，至我朝殆復。視前代會計出納，施張權利者，不可同年而語。

夫然承平日久良法美意寢失其初嘗見江南郡邑每  
歲使者行部縣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傍有墻  
塹籬援類園圃者輒樹兩木大書畦桑二字揭之使者  
下車首問桑農以為常吏前道詣畦桑處按視民長幼  
扶携竊觀漫不解何謂而種樹之類已上之大司農夫  
使職農事者皆若所為則國朝富有四方之實何自而  
而可充乎夫古之帝王所以長治久安者無他烏能使  
天下之民均齊方一以奉其上無所偏而已夫今經費  
所出以東南為泚大河以北水旱屢臻流亡未復居民  
鮮如二帝三王之所井牧燕趙齊晉梁宋魯衛之所資  
以為富強其丘墟故迹多蕪沒不治安得褒衣博帶從  
容阡陌間勞來綏輯復如至元皇時哉大司農位尊而  
職專長二鄉佐皆公卿輔相其人必有念此者夫至正  
九年冬十一月詔以江浙行中書省叅政事僕公為司  
農少鄉公北庭文儒由初科進士高等歷官省憲所至  
具有成績古所謂天子之寶臣者也舉國家之舊典以  
復唐虞三代之至安知不在公乎士民懷公盛德多見  
于歌頌芻蕘之言憂在畝畝非公之賢則不能自達也  
故竊附其說於卷終

送戴尚文赴句容縣學教諭序

休寧戴尚文試進士于鄉在遺材之選將以膺朝命主  
句容學官自師友文游暨都邑之良咸有言以贈之其

後出而別為卷者。余復為之序。其言曰。士之貴乎仕者。非為觀美也。將以行其義而已。是故官無崇卑。惟其時材無小大。惟其志。二者一失所安。而苟為徽榮名於旦夕。則君子有弗幸者焉。况夫以不足之資。而蹈無窮之變。有不并其得於口耳者。而失之也。幾希。今按官秩雖卑。然邑大夫僚佐在前。經師弟子負在後。進有賓主之禮。退有師生之義。潔豆觴。崇明祀。得以致極其誠敬。謹晨昏。嚴朔望。得以脩著其威儀。四方賓客之往來。觀風論俗。得以識時措之宜。窮政理之要。社稷民人。自可馴致。而出位之思。泯三年大比。脩其舊業。賈餘勇於一第。而患失之念。輕於事上。治民則定志。以揆時。因時而立義。斯君子之道行矣。傳曰。仕而優則學。信乎非優於仕者。不足以言學也。又曰。學而優則仕。信乎非優於學者。不足以言仕也。矧尚文。齒少而識明。業專而行敏。蓋優哉。其有餘地者乎。尚文之尊。父曰庭芳翁。昔者嘗學於鄉先生陳公之門。始科詔行。陳公一領鄉薦。崑即著書授徒。終其身。類非以仕為悅者。是故戴君隱居教子。從容深厚。率有異於常流。則尚文所以為句容大夫士告者。固無待他人言矣。惟或者以不得與南宮進士偕為大夫。惜其言幾遠於義。故得托於仁者之後。誦所聞。以為君子贈焉。至正十一年龍集辛卯九月丁未朔。同邑趙序。

送高則誠歸永嘉序

高君則誠學博而深文高而瞻自為舉子已為學者所  
歸及登進士第調官括蒼郡錄事學道愛人治教具條  
郡官前憲副徐公深敬異之比滿不忍听其去即學官  
設絳帳身率子弟迎君而請業焉行中書聞其名辟丞  
相掾儒生尚其才華法吏推其練達而君亦雅以名節  
自勵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每他掾有故輒以君兼其  
事君稽典策定是非酬應如流意所不可輒上政事堂  
慷慨求去時東南义安藩府事無參政趙郡蘇公方以  
文治作興其人君與臨川曹元哲俱見稱譽日承言議  
聲聞益隆夫俄台民弄兵潛城邑驅丁壯集其徒海浦  
連巨艦數百以自固帥閫吏弗能治有旨行省臣摠諸  
郡兵平之省臣謂君温人知濱海事擇以自從君亦庶  
幾因得自効時浙東帥達公以除亮為己任一見君歡  
然既開幕府乃以論事不合避不治文書於是師出踰  
三時卒煩大臣自京師來以上意撫之而後定解嚴分  
憲列諸將校緩急布利狀便獨君不聞一辭以秩滿日還  
省且告歸矣於是交游之士咸造君且謂儒者雖臨事  
不見用卒能究所守以自旌別為君賀君設俎豆觴客  
酒行笑謂座中日前輩謂士子抱腹笥起鄉里達朝廷  
取爵位如拾地芥真榮至矣孰知為憂患之始乎余昔  
卑其言於今乃信雖然予方解吏事歸得與鄉人子弟



講論詩書禮義以時游赤城鴈蕩諸山瀕澗泉而仰雲  
木猶不失故吾也時客多君里人樂君之歸皆甚喜有  
起自末席而言者曰朝廷以科目取士久矣時方承平  
自軍國要務至百司庶事舉不待士而後集士亦得以  
浮沉簿書文墨間稍有牽制輒効俗吏便文自解由是  
賢否混淆有志者無以自見宜乎君之悠然遐想於去  
就間歎雖然今中原多故聖天子賢宰相幸一旦懲膏  
梁刀筆之故尽取才進士用之則如吾高君者雖欲輒  
遁思山林亦將不可得然則入踐著廷陪老成之讜議  
出臨郡邑布恩德於罷民使殊功茂績炳然一時以答  
清朝設科盛意豈非君平若之志而亦吾黨所望於君  
者哉衆皆曰然乃共舉酒屬君賦白駒而別

送曹元哲還臨川序

國朝以科目取士參用於中外百司其秩八品而以才  
名称者則行中書得辟為掾之員多者數十命士半  
之由進士來每不過四五人公卿大夫好惡皆殊則獲  
上之道難刀筆綺紈品流異趣則取交之義闕矧江浙  
之地大物衆簿書期會未益謀集月度季謝雖俊傑無  
所寓才以儒者為之動無不宜僅能免過一豪髮冒吏  
議則群書罪沸盛之不得安士夫棲身末僚掣肘下邑  
者尤難君夫若夫守經制行卒能完其名以終事者殆  
鮮夫而無於臨川曹元哲見之始君以名進士擢掾江

荆時參政趙郡蘇君以碩儒宿德出典大藩思進文學  
忠厚之士表勵其人故君首見知日承言議於中州文  
獻之懿所得多矣樊城郟公繼至清節直氣偉甚一時  
於君尤親厚君於戢守討論遠嫌慎微毫髮無苟而不  
經以立異不翕以爲同故鉅公大人莫不稱爲佳  
士而並遊之彥亦無間言樊公乃自爲書薦君宜在館  
閣非不試之譽也噫君以儒冠挺吏牘論是非履難處  
之地且猶所立如是况夫居得爲之位當可言之時有  
不行其所學以大厥施者乎世常謂儒者爲闕於事情  
故公鄉貴人下士之風益衰而士或至自貶以求合二  
者蓋胥失之誠使上之所以遇下者以道不以勢皆如  
二公之待君而士之所以持其身者亦如君之有立則  
儒者豈真不足用乎君既秩滿學者幸其謝戢事願少  
安承教而君以太夫人在堂歲晚亟歸且將纂釋群經  
折衷百氏以究觀古人之能事極切其志之所存者又  
非予之所可量也雖然余聞君之鄉有丞相陸先生者  
且其爲道不同然皆不苟安於流俗所謂有善於此不  
以爲不善廢者聖人復起其言不曷君歸辨學正誼有  
以發鄉先生之蘊而極夫是非之公則余言不足爲君  
贈矣

江淞行中書省左丞恭公善政錄序

江淞行省左丞恭公鎮徽州之三月詔令既宣恩信益

著紀綱肇布政教具脩凋瘵蘇解雨暘時若廼循吏治  
兵弛征息歛大新城隍增戍險阻使一都六邑傷殘之  
民復生聚之安而溯河以西頽瞻上流屹然金湯之固  
夫蓋公之賢勞於斯可以槩見而撫摩寬假之諄謀脩  
舉作興之纖息則有非衆庶所能盡知者焉於是錢塘  
湍珪求諸幕府得公政理之善凡三十事刻而傳之其  
兄琬以示郡諸生趙沅、授讀既終即作而嘆曰美哉  
左丞公之為政已乎何其感通乎洽如是之速也夫師  
旅飢饉之後自昔為邦者雖焉今公阜安斯人於兵火  
盜賊之餘不為苛察之行而秋毫必見無疾言遽色之  
發而百廢具脩下車未數月而政成蓋非幸直措枉深  
得民心遠有從來不足與此而豈義襲取譬者所可同  
日道哉昔者國家承平時徽州號稱富完鄙夫貪人間  
其無告併吞啖食以相雄長顛連愁怨積有年歲而吏  
不恤也公時以僉憲行部登車攬轡慨然有洗寬澤物  
之思所至摘姦發伏雷砰電激官吏望風遁去者數人  
宿職大猾困折摧敗豪奪武斷自是衰息而山谷遠郡  
始知明天子數千里之寄為有人矣公去江東數歷中  
外近二十年而徼民思公不忘如一日也矧當塗炭壞  
爛之後而公儼然高牙大纛擁千騎而辱臨之乎是以  
其民如脫水火而歸父母之懷其官僚將士凜然如嚴  
師保之在其上則夫上下一心以成治功之盛也恭惟

皇上愛民一念對越在天薄海內外有生之類罔不具  
知德意非為前代中世巨奸竊發有可乘之釁也直以  
海寓遐曠俗薄吏頑漁奪成風故鼠竊狗偷蠱起烏合  
相與効其不肖以威劫齊民而已向使代之司風紀者  
大振臺綱以畏民志皆如公在江東時則亂何從生淮  
方面者請共不擾以求瘼皆如公鎮徽時則雖民將亂  
亦可過拜又安得有橫潰四出如是之甚者哉杜子美  
謂元使君曰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安得結輩十數公落  
為邦伯參錯天下萬物吐氣庶少安矣污於公云  
雖然今國勢莫安四方底定左丞公旦夕還朝必為上  
精言盜所因起明或執事者極澄清端直之方究休養  
生息之實使盜賊已平而邦本益固甲兵既寢而和氣  
日臻則公之豐功偉烈銘彝鼎而被弦歌以稱其天子  
大臣之盛者乃昔人所謂邦家之光豈歛大惠於一州  
而已感訪既有於潘君之輯謹述左丞公風采之素器度  
之弘與士民所屬意冠于篇首以明公政化之美為首  
自來云

送朱子範赴來安縣主簿序

求木於山林者鉅細無或遺匠石一過之則拔其筭者  
必十圍之材也市馬於邊陲者駑駘恒並牧伯樂一顧  
之則室其群者必千里之足也為國家者取士天下亦  
其有異於是乎吾邑朱子君範用舉者言得主滌之來

安縣主簿同時以卒得官如君衆矣其儒且賢未必人皆若君而來安既治郡中如古行縣疑若不足以屈儒且賢如君者其門生子弟與交游之士惑焉余謂不然余聞古之取士其始常寬其中必嚴不寬則入官之途愜而不足以進天下之材不嚴則考績微而不足以成天下之務今君所由進者入官之徒與人同也三載考績儒者之効必將有異於人君自此且大用雖欲人入同於君得乎十圍之木不登匠石之塲與拱把同千里之足不入伯樂之厩與下乘同士之未達何以異此先正有言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豈非君素志歟江左右文明之都蓋匠石之塲而伯樂之厩也豈有儒且賢又有志如朱君而恒在下位者乎毋患其寬而有以成其嚴則上下俱得矣僕與君居相近交相好而衰病日增不能追文游之後設祖道僕與君握手為別願不可無一言乃書是說以贈君其尚有取於斯也夫

送唐思恭歸金華序

王公子敬之來鎮星源也聞客有病卧於其土地者折簡昇致之為求藥與醫郡中醫者十餘家顧客皆嘗其藥不效則移書浙東求精於斯事者而唐君思恭寔來辛丑春二月也君邑夷以清志謙以和其先奉議與台州守同出浦江尉而浦江實與皇祐御史同出唐山今

家世遠矣其學授于朱君彥脩而彥脩則有得於河間東垣之傳者淵源深矣君日視客病而後發藥且授以增減之法調攝之方而告之曰是所謂陽有餘而陰不足火失其配而上炎升而不降鬱而不發故上下不通而為痞加之以内傷因之以外感而醫者又不究其本而妄治其標於是痰結而風熾食少而心煩頭岑臂痿寒熱之証相間而作矣吾非無法以治之也頓沉綿日久精竭形離必也幽居處靜謝絕人事寡言語者思慮凡儒生宿習所謂著書作文者一切屏去勿為使神清志定五氣各歸其根然後湯液乃有功尔不然吾恐因仍苟且之間萬一變生他疾則雖殫吾術亦無所施矣衆皆服其言理明而直以為非其學者有淵源而質性純茂稱其所以為世家子孫者不能及此所慮者客方去寂就喧不能即用君言為可憂尔客聞而嘆曰昔吾始遭喪亂念海內鼎沸衣冠無避地之所而余以早衰多疾豈能如古人灌園鬻春者是以十餘年間上下山岩出入溪谷冒風雨犯霜露以避鋒鏑庶幾不遠鄉里得依親戚朋友以沒餘年而已夫何間閔困苦憂患相仍以迨于今則余疾之至此夫豈無自哉若夫著書作文則有不期廢而自廢者初余以久病捐書絕學而春秋疑義一旦忽然貫通錯縱綜橫自成義類蓋不加一辭而諸儒千載之疑氷解凍釋悉就條理是豈余所歆

言者哉。殆若有天意焉。不然。何其易簡之至。而大經大法。煥然以明也。然其說雖定。而書未易成。凡吾所以深憂吾疾者此也。今使君之來。惟恐部內有失其所者。而吾幸以病見恤。自茲以往。山林一廛。或少安焉。則君之術可施。而無病可愈。加書可成矣。吾又何患乎。吾願之不得也。哉。客病者歎趙活也。以君嘗戒之作文。而君歸不徵焉。以贈。乃賦詩五言四章為謝。而書其說于右方。以自警。君同郡士。若王君子充者。蘇君平仲者。吾故人也。尚或見此而為之三嘆也。夫其詩曰。昔人寫幼規。若岩石裏。况我久病身。豈堪在城郭。地主以求醫。高情相料理。周之亦可受。矧乃憂其死。謂世無仁人。淺哉非君子。其一。作文豈無事。著書何所憑。天或假之年。病間如有徵。炒契閒疾書。無敢辭宵興。多言徒害道。斯語嘗服膺。書成焚筆硯。勿云吾不能。其二。滋溪嘆新史。不傳劉守真。家有劉公像。英姿出風塵。妙語軒轅書。至精乃神通。豈愧孫思邈。祇將方伎陳。願君進此道。未必慚儒紳。其三。台州博雅士。奇胸蘊千古。三元逮五閩。名物繁可數。使者實儒宗。彈擊何大苦。彥博遭子方。平遇司馬。但保遺書存。勿怨陳同父。共四。

送張子儀還姑蘇序

士之負其強果振邁。故有所為者。必奮發以勵其志。靜專以成其能。由是日有所積。月有所累。如拾級以登。九

層之臺雖弗克遽降其顛而都邑盛麗之觀風雲變化之妙已在吾目中矣若濮陽張天鳳子儀之孝于汪君仲魯也其殆類是乎汪君世家婺源以詩學修進士業間嘗教授休寧里子儀自姑蘇侍其家君從政是邑得委質焉屏交游之恬嬉忘寢食之常節激昂憤懣弗得弗措所以勵其志者有方矣既而術業就緒則韞敏給於敦柔發見聞於確慎紛華之悅寒暑之變舉不違焉所以成其能者可異夫如是而擬魏科登顯仕極布衣之名榮展文儒之夙蘊如引囊取物寧復有不得之患哉踰二年其家君以秩滿還子儀亦辭去同學有悅其勤篤者番與卒業子儀曰樂焉而親弗可汪君於是率交游之士賦詩以餞之授簡於余俾代叙其意吾聞漁巨澤者必善其網罟織鈎細餌不足以異吞舟之獲濟大川者必良其舟楫敝帆壞槳不足以敵風濤之變夫文場巨澤也名途大川也彼或騰奮乎試藝之秋而冒沒於在官之日者殆亦非其具爾朝廷設進士科取天下才豈直以祿位厚汝書生哉授以州縣則涖官治民是務擢之館閣則論思獻納是資登於政府則發政施人是賴是三者或任其一端然則必有其具而後可苟無其具而徒汲汲焉以度幾一旦之或得則夫人之自待也固已淺甚如科目何子儀以英妙之年負堅勇之節又能取諸師友以篤於成其罟網宜無不善如涉功



名之洪波、操一志於夷險、以收利物之功、則姑務堅良、其舟楫、汪君拳、師友之義、廢其在此、余故申之以辭、

送陳大博遊黃山還詩序

徽之黃山、巨鎮也、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諸山其東、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迄海壖、要皆支隴所分、謂其潰然中居、以降勢委和于四表、有坤道土德焉、故名之曰黃山、然其上則連峰極天、岩岫深窅、下則重岡複嶺、斗絕環周、雖土人有不能徧求而盡達者、故自昔遊世、隱淪之士、咸樂居之、彼既無用於時、則將托仙真以自致、而世之言仙者、率傳軒轅氏、故或以為由軒轅得名者、近古所傳也、郡非會通之地、四方賓客無所因而至、獨唐李太白嘗遊其間、為之徘徊而去、遂無復躡其蹤者、由是茲山之勝槩、世罕聞矣、至正十一年歲辛卯夏四月、浚儀陳公子山、是來遊焉、始至、風雨弥月、而山之主僧、適自遠歸、亟率其徒、以先導、晨發郡城、出西郭、明霽開豁、郊原穆清、旦月既盦、始遵其麓、澗潦平而波流易涉、淋漓及而蘿蔓可緣、若有陰相之者、乃休僕人、領寘從、裹羊乎松篁竹木之間、靈苗不采而自芳、毋泉在山而常潔、德人君子之恒操、猶有可見者乎、進而據虎頭之岩、以下臨白龍之湫、風雲淖吳、雷雨將作、凜然神物之不可褻而觀也、乃循左嶽、絕大壑、涉層崖、登蓮花之危峯、以望八極、渾、為、曄、為、若、有、見、夫、崑崙、旁

薄、蕪、覆並育之太，然後知夫茲山之太，振同乎五嶽，潤  
達乎四海，而英華發揮，精爽洋溢，與造物者相為流通，  
而莫知其終始也。矧可以方隅論哉！振衣下邁，授館精  
廬，信宿而還，蓋充然若有得者，不知我之觀山耶？山之  
觀我耶？與吾遊者皆自觀其所觀耶？抑將同所觀遊者  
耶？噫！以公高情達識，如斯，其有異乎昔人之求者固宜  
彼，仰首注目望岩而退者，於公所存何如也？公妙齡積  
學，已超邁，等倫，俄而貢春官，對大廷，以第一人及第，列  
官朝署，聞譽日隆，夫顧猶遠，尋名山以發其登峯造極  
之趣，則夫究經綸於功載，抱根抵於詞林者，何可以淺  
近量哉！於是郡之搢紳儒士，喜公之能來，而惜其別去  
也。雜取山中景物有名畝誌者，相與賦詩以餞公，以寓  
其嚮往之私。詩皆一章，十句，五言，以余獲與斯遊，  
又俾叙其事于右簡，是用者茲山得名之實，極一時之  
榮觀，以告夫繼公而來者。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二

送童以清歸建德序

童君以清用文翰鳴歛睦間矣。至正十有三年行省大  
 臣親帥師勦滅群盜之干屬郡者承平之餘興發無藝  
 武力鳴張頗聞平歛大師有能禮儒官典縣史者談者  
 莫不嘉之。未幾自績溪迂吾休寧則童君其人也。君慎  
 威儀明禮讓不以師旅饑饉而隳紀法故為之長者無  
 殘慢焉。甘澹泊脩藝文不以番滯難虞而忘舊素故與  
 之遊者如其故焉。斯亦可以見為士者之有恒心矣。居  
 無何郡邑命吏皆至官君亦遺書告去談者莫不惜之。  
 嗟夫積雨弥月百川沸騰或舟而遊或筏而浮網者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梁者、筌者、俟而獨者、泗而拾者、皆有以滿其志、充其  
欲、翩然一葉、延綠蒂間、獨若無所見者、果何為耶、宜乎  
脫屣埃壘、濯纓滄浪、溯清冥、翔寥廓、而上證也、哉、雖然、  
君睦人也、其心固有嚮往矣、客星嚴子之高風、勲名富  
貴之箴石也、郡牧范公之政理、公卿侯伯之楷模也、登  
雙臺而頰湍瀨、歌雲山江水之詩於蒼茫者、藹間亦足  
以忘隱約而釋憂幽者乎、彼決起於尋丈、變滅於頃臾、  
且猶囂然自得者、曾何足論於童孺也、於是邑人趙沅  
序以送之、與之遊、而惜其去者、詩以繫之、

留別范季賢序

至正九年、青龍赤奮若、月嘉平、僕還自吳門、訪邑大夫  
唐公於茗溪之上、公為徐館授掾、俾改歲而歸、因得與  
其家義塾之師范季賢氏遊、季賢溫恭慎重、教小學第  
子、嘗數十人、取束脩乘壺之微、以養慈親、庶幾能竭其  
力者、與人交、無論事緩急、言必信、僕敬之愛之、而季賢  
猶以日惟人、田是芸、不克速成、其學為嘆、比僕將歸、則  
又慨然有離別之感焉、愧無以荅其意者、則告之曰、夫  
朋友之交、非群居族處之為貴也、切磨於晤語之際、致  
勉於索居之時、考德於契濶之餘、刮目乎再見之日、斯  
古人之道也、僕不敏、無以相發、請以不肖之身、所繇於  
前輩者、為子誦之、僕之鄉先生、皆善著書、所以羽翼夫  
程朱之教者、具有成說、僕自幼即已受讀、然未知所以

為孝也嘗過嚴陵聞夏氏家學甚高即往訪之其老成  
惟教授君太之在謂僕曰子生朱文公鄉於公書宜無  
不讀且公嘗自言平日所得多在文義中故所為經訓  
傳辭精切嚴妙無一字之苟然於切恠論語篇端以教  
訓學可也所謂學之為言者於義何所當耶僕時卒無  
以應心愧甚退而默思聖經賢傳中如夏先生所舉可  
以闕余口者多矣蓋自是稍知及其鹵莽滅裂者致  
力乎究竟謹審之道焉他日以事過東陵之比數淺源  
之東聞有黃楚望先生者嘗起家文學俄棄去僑居郡  
城中杜門著書餘四十年矣因即求之得見其纂釋之  
目千餘條皆六經傳註中疑義先儒所未言或言之而  
未究與夫聚訟不決者謹請曰人皆有言理學至近代  
大明之理以釋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固無待於後人  
也且以大儒先生竭其心思所極而猶有弗得者焉則  
亦曩知如何矣今先生尚有以發其所未發者乎先生  
曰為斯言者衆矣豈非以先儒所未盡者終非後人思  
慮可及不如謹守其已言者之易為功乎以吾所見政  
恐其所已言者或不容遽知其所未言者初來嘗不可  
通尔今姑舉一二為例傳曰女有五不聚其一為喪父  
長子先儒以為無所受命蓋喪父而無兄者是也如其  
言已當則女之喪父無兄者衆矣皆不得嫁乎如以為  
未當則固學者所當思也思之思之又思之而終有不

得焉則闕之可也。以俟後之人亦可也。一或思之而有得，則知先儒之所未及者，或有時而可通也。今未嘗用一日之力，而遽以為不可更通，且訾他人之用力者，是殆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也。夫集諸儒之大成，以立言者，莫若朱子。論語篇端有曰：明善而復其初者，為聖門之學發也。其所謂初，何所指乎？以為稟生受分之始，邪？則氣質之雜，固與理以俱賦矣。以為赤子之心，邪？則昔人蓋有聞襁褓之聲，而知其為大惡不仁者，是孰為初之可復邪？彼謂先儒之已言為易知而輒誦焉，以自文者，殆如富人子棄其田疇，墮其作業，徒抱其遺契之藁，而日數之，以為能不墜其家。爾時先生年近八十，貧無置錫之地，食指所需，朝不及夕，而嚴毅清苦，介然以居，听其言者莫不爽然自失也。僕蓋由是益知講學而不切於己，治經而不究其事者，終無可得之道焉。其後遊臨川，見雍郡虞公，因舉所聞質之。公曰：所貴乎師友者，正如是尔。吾平生取友甚衆，然因一言之善而得以自勉者，有二人焉。早歲從吳文正公於豫章，時清河元公復初為行者，掾嘗與余談諸經要義，余悉以閔洛以來之說荅之。明日復初告吳公曰：伯生繼學殆未博也。余始聞之，不以為然。繼求古今百氏傳註之說，旁午錯綜而究觀之，然後知不能博通於彼，而遽以為有得於此者，非愚則妄，是則復初之賜也。後與四明袁公

伯長同仕于朝有交交之誼伯長一日歎曰我輩以文學見知於世不及盛時力自充拓他日老於鄉里門生子弟四方朋來之士質疑請益更迭而前一或無以應之則雖欲學焉而歲云莫矣余深有感於其言故雖在應酬膠轄中而潛搜默誅以裨補其不足未成者未嘗少後此余得之於伯長者也夫公之壯日文學經義之富何可當也而益聞規益之言輒大肆其力如此其所就之遠宜哉若僕之不肖者雖嘗一二有聞於人然每思殫精畢力以極其樸鈍駕寒之所未至而未之能也是以志念之間常若負積逋鉅萬者故每樂為質美而嗜學者言之子誠有意斯業則請因僕之所聞者而思之苟有取焉固無待於群居族處而後為益也僕以為子之勉諸身者得古人為學之本故傾倒言之子幸毋忽子之交曰魯君伯常者安然其善學蔚然其有文僕敬之愛之願以亟歸不獲求切磨之道會文之日試出吾言相語論之其必有感於僕之學不加勉徒負師友之訓者哉

送鄭士恒隱居靈山詩序

鄭君士恒卜居靈山隱焉或曰士恒才美而氣清讀古人書達於時變進而名功之會可與英俊齊驅退而授館諸庠則德禮刑政得以咨訪樂山林資澹泊非真余聞而言曰為是說者於鄭君似疾而恐未足以知其志

之所存夫慕遠者遺近圖大者忘細季乎吏而後知流俗之論卑也且隱道固多端矣自兩漢來代有其人唯鄭氏然節莫高乎子真學莫懿乎康成斯天下後世有識者無不嚮之而况其後之人乎雖然二子者既遠矣吾鄉有二先生焉其一曰鄭公子美賢、樂善、節槩甚高、釣於岑山之陽耕於師山之北而當寧聞其名則子真之茗石也其一曰朱公允升研精六籍超軼百家好古博雅莫為儔匹卜居石門其書五車則康成之通德也士恒慕鄭先生而不及見則求其門生子弟而與之遊告於當路者而恤其孤讀朱先生書而願學焉則請先生出而教於鄭公之里發其書而廣其傳其度越流輩有如此者豈非有聞於谷口之風高密之業願思先德而興起者乎士恒不徒隱矣士恒自挈家避地東南以至於此雖涉歷艱險而不忘問學以遂其初盖有志者歟靈山在郡西北鄭先生門人鮑伯原父別墅在焉泉清而土沃地僻而俗淳歲鳥息焉莫善於斯矣其能謝侯牧之招逃賓師之位遠市朝而居山谷固宜於是聞者皆釋然為士恒善乃相率作詩餞焉而余予序

贈薩東中序

秦亭薩君東中西域之良也為新安郡監河敦海牙公客久夫宿衛近臣歷官中外門無私謁雅獨敬公愛薩君之為人焉公領江淮財計錢塘錢塘為東南一大都



會湖山美麗之觀甲天下。薩君終中端居，未嘗以嬉遊自放。及來新安，盜賊兵戈之餘，四隣之警狎至，都事從可知矣。薩君周旋左右，不引去，以為高其主客之間，異乎流俗如此。於是二郡之士與君有一日之雅者，咸相與扣請如林，請為文章，敘述其事，以歸美於薩君焉。噫！此何時也，而欲以空言為贖，寧不重貽君子之譏乎？吾聞之自天子諸侯，下至於士庶人，皆有其職。古之君子將欲盡其職，分之所當為，則不可以無學也。是故有友焉，由士庶人而上達之；其職盡廢，而後功名之說興。後之君子將欲成其功名，則不可以不求士也。是故有客焉，其降而愈下，則有無志於功名者矣。苟無志於功名，則所以同其富貴者，皆其人而已。今以一郡言之，有社稷人民之寄，則必有安危得失之機；有紀綱法度之守，則必有設施措置之宜；有錢谷甲兵之事，則必有簿書期會之冗。是皆非耳目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以冒臆圖也。而圖之者，惟其人，則上而達之下，而沿之所與同其富者，孰非其人也？執上而達之下，而沿之，苟惟其人，則亦冒臆而已矣。亦耳目而已矣。社稷人民之寄，果何如哉！然則雖有盜起烏合之衆，伺之於外，侵牟漁奪之徒，盡之於內，其相與熟視而莫之禁也，宜哉！今吾監郡公之為政，則異乎是矣。公憂國愛民，潔廉無所，而平居取士，又有異乎流俗者。是以當艱危之秋，獨能屹然作鎮。

一城以固，斯民之志也。豈非賢哉！然則歸美於公可也。雖然，非薩君殆不可與語此。無亦不免於空言已乎？邑人程氏兄弟嘗與君有一日之雅，是以甚賢君之為人而亟予告焉。乃序其說以為贈君。

贈錢彥賓序

古之所謂輕世肆志者，雖有奇才博識，常深自晦匿。不欲人知。是故擇其可以怡神遣興者，隱焉。使夫人皆即其所隱以命之而不避，然不百年為其子孫者亦幾無以名其德。則亦何至於是歟？豈其審夫盛衰之故，存亡之幾，俯仰一世，若無足為者而然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可悲也已！其人雖曰長往而不來，違乎大中，然視夫毀冠裳絕人自逝於方外，或玄思遐舉，歆後天為老，以觀世變之所極而終失於憤激之過者，其優劣何如也？吾邑令吳興唐君子華嘗為余言，趙文敏公以清才雅望見用，國朝名聲流四海。於其同時，有年成補、張綱父、姚子敬、錢舜舉，文學之美皆與公相先後。舜舉以繪事擅名，公甚敬其為人，嘗贈之詩。有眷國萬鈞，王月重。漢天一點客星孤，乏可而不及其畫。蓋皆一時之傑也。至正己丑冬，余訪唐君吳興，因得年先生之書而傳之。未已，又得姚、張、錢三公之詩而諷詠焉。皆清邁博洽，寄興深遠，非淺聞可異。而錢公跌宕真率，格力優暇，無忿憤不平之意，要為不可及云。獨

其所謂經說者不可得見訪其家問諸其兄子国用則  
曰公嘗著書有論語說春秋餘論易說考衡必聞覽之  
且後皆焚之矣蓋當時同遊之士多起家教授而舜舉  
獨隱於繪事以終其身世之見其杜德機者亦惟稱其  
善畫而已嗚呼其真所謂輕世肆志者乎何其掩抑歲  
逝之深也国用字彥賓敬慎淡泊不愧其先能寫花木  
翎毛蓋公之古學經說既已無傳則笑其所隱者以世  
其家而有待焉亦君子之志也然則錢公之所以遺其  
族人子孫者不亦安且遠乎余既有感於舜舉氏之事  
竊嘆文徵公之知言而喜唐侯之不余欺也故序其說  
以遺彥賓俾其子孫之尊祖尚德有考焉

送儀真張君赴番易序

往歲臥病柯山四顧隣封皆以摧陷避地者相視以目  
無所於歸有自吾邑來者曰吾郡主帥鄧公所使來下  
吾邑者張君鄧公寬厚受人不妄殺戮而張君亦循々  
謹饒無武夫氣習當四方擾攘人心未有底止之時張  
君從數騎至縣呼父老耆俊喻以禍福求其君子學者  
而与之游以習知其利害戢他部士不得暴吾境中百  
里之間晏然安輯夫明年余亦稍還就醫星源山有中  
自吾鄉來者曰諸定地軍校縱土著惡少年為虐而取  
資焉居人患之吾近里從軍者皆屬張君視良家子有  
習詩書慎行止者必優待之不強其所不能察其貪狼

無賴為鄉隣受害者輒痛治之不徂其所親愛故吾鄉  
得少安焉余時已熟知張君為人踰二年其屬任其初  
來問余病曰自初之見獲而後張君于邑主師也屢有  
命以物色求子張君知子晉外久未嘗以煩里人又知  
初之嘗游於子也使為達意願一見焉余時以病作不  
得再本初期而張君已從鄧公進兵番易矣於是本初  
使來言曰張君之去再之游者不能忘也咸為歌詩以  
餞其行然張君去後以書來猶惓惓問子安否如以不  
獲見為惜者子又辱知其人可無一言乎余聞而嘆曰  
嗟夫吾言豈足為張君贈哉傳曰君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夫當疾病羈旅之中而喁喁然而欲以言辭為  
好人雖不我厭我則自厭之雖然吾知張君有自來矣  
其可志言乎本初為我多謝張君福善禍淫天之道也  
常干戈殺伐之時而能以明是非辨淑慝敬重人命全  
活非辜為念者其人必世子孫受無窮陰德之報彼  
貪暴縱欲殘民以逞者獨不畏有天道哉張君既得賢  
主將而好從儒者游且濟人利物其素志也因其已行  
已效而益充廣之功與名在其中矣張君尚勉之哉清  
龍赤奮若十有一月日南至障山病客趙沅序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三

休寧縣令錢侯家慶圖序

海寧令錢侯德補之在邑也。居常忽不樂吏民疑其  
 厭處叢劇而然思有以適其意者。願侯鮮他嗜好乃相  
 與搜剔頽垣荒塹中拳石有嶽岬岩穴類山者得數十  
 株挹水漬織蒲列置庭下榜其堂曰樂山。莫公退一領  
 庶可少紓其憂抱而侯終有不釋於懷者。居二年東歐  
 道通終得其二親安問。躍然見眉間手足為之蹈舞急  
 遣所親迎于括蒼山中。然後人知其向者悵望鮮懽乃  
 以思親故也。無何翁媪俱至年皆八十有餘鬢髮皓然  
 侯率家人婦孺列拜堂下。舉觴為壽悲喜交集。父老子



弟吏卒觀者莫不感動乃尽撤去庭下盆山恠石散以  
與人於是邑人之士又相與更其堂之扁曰家慶盖侯  
始以行省宣使從外宰相監江上兵別其親十數載夫  
當变故相仍四方阻絕豈意復得生見其親而迎養于  
此雖其親亦不自知其子之從且且有祿仕而得相見于  
茲也故援昔人遠遊歸省慶幸云者其以志懽欣而所  
感則深矣侯孝行誠篤當軍興事嚴符移旁午日不暇  
給而老人寢興之節食飲之宜調適唯謹昏定晨省和  
顏柔色慰藉温存惟恐一毫失其親意邑人久困師旅  
轉徙顛踣至是甫獲莫居親見侯善事其親而父子復  
合於此以為是盖吾邑人文復盛之祥非惟令一家之  
福也每時其出遊而先後之耆老扶携兒童拊舞以供  
老人一日之娛久之侯被趨召會庶邑人相與故事其  
嚴君有加於侯在官時雖其嚴君亦樂與邑人遊而志  
其子之在外也既而代者至侯亦泐檄未省其親邑人  
恐其挈家以去請於侯欲求溪山佳處為老人築室作  
生堂與凡飾終具願得翁終此侯已告於二親既許番  
夫適隣封有警老人心動決意還括蒼邑人懇番弗可  
乃命再繪二老者初至父子相見舉觴堂上時為家慶  
之圖以贈而俾余序其事于左余惟喪亂以來民父  
子夫婦不能相保者何可勝計今使父子隔絕於分崩  
離析之日而卒相見於死生契濶之餘豈其父子慈孝

孝之感有異於人雖離必合牧抑其種植行所即已後  
後而造物者陰相之牧不然則其家將興而人事之祥  
有以為之兆歟然則幸其事之見於吾邑而以為不特  
一家之福者匪邑人之私言也雖然吾聞人情好惡常  
於去番之際見之昔漢朱邑自言子孫奉嘗我不如桐  
鄉民而桐鄉之民果為邑送冢立祠久而不廢則其在  
人必有不忘者哉今侯作邑適當軍旅之際日惟乏興  
是憂其設施注措往不能自遂視邑為吏西京盛時  
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邑人孝於侯父母至敬其番  
家於此相與奉之終身既不可得則繪圖以傳焉其仁  
心仁聞自結於民必有無媿乎昔人者余嘗觀邑傳但  
言其為吏廉平不苛以惠利為本遇人有恩而已是豈  
非侯所優為者哉傳曰親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又  
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仁不可勝用矣侯  
讀書知大意敬學而尚賢其亦有闡於此乎故詳述其  
事庶世之長民者有所觀感焉邑人趙沅書于山東精  
舍

陶氏孝友堂詩序

士有行乎家庭之間近而鄉里說之遠而大夫君子嘆  
美歌咏而不能已焉者其為良知之心充達夫秉彝好德  
心所同然機動籟鳴無間容膝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此  
陶氏孝友堂之詩所由作也始陶君生富家八歲喪其

母、繼母張弗子也。長遂屏居于外。夫人吳氏左乳抱，右  
執爨，猶自力于織紵，以助其不及。雖憂勤艱苦，而不敢  
疾怨焉。久之，父母俱老，生理日匱，而君之髮亦斑然矣。  
乃奉二親於所居，竭力以營旦夕之養。於是張氏食其  
食而甘之，即其寢而安之，視已遺體，殆弗若也。遂歡然  
篤慈愛之道，弟妹之長者，君皆及時有畢婚嫁，無敢以  
異母而不尽心也。父沒，子凱考禮經，尤君治喪事，親戚  
隣里，素高君行義，又喜其有子，皆相率致賻甚厚。賓客  
之自遠至者，數百人。吳夫人早失父母，沈無子，守志以  
居。夫人迎養於家，以終其身。人無問言，凱所居，學者從  
之甚衆。因束脩乘壺之入，以足甘旨。妹嫁顧氏，早卒，有  
二男一女，皆育而教之，不使其親少動心焉。庶幾能竭  
其力者，凡皆陶氏孝友之實如此。於是進士臨川葛君  
元哲聞而嘆美之，題其所居曰孝友之堂。親為製文以  
記之。四方之士，得之傳誦者，皆為歌詩，以反覆咏嘆其  
事。有得而吟諷之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是蓋良知  
良能，本乎天性，應復為感，如環無端，莫之使而莫之遏  
者與。至正己丑冬，汴始從葛君問其詳，既又從陶君門  
人，得詩一卷，凡若干首，乃為次其篇什而傳之。噫，子之  
於親，服勤至死，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夫豈以愛惡  
而二心哉。世變極其徙，乃質行之事，孝悌出於其性者，  
相與系綱常之重於一時者，陶氏父子夫婦行於其家。



盖尤可貴也。然則孝友堂之詩可無傳乎。

節婦汪氏詩序

漢世復除之令。盖本於周官鄉師。辨其可任為詩。捨者。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則又函閭師。書其敬敏任恤者。而推廣之。唐之盛時。乃命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則感諷之道。備矣。自是以來。數百年間。雖田里山谷之民。莫不知有綱常之重。豈可不知其故哉。吾邑有汪氏者。邑民王天民之妻也。年二十有七。喪其夫。辛勤刻厲。鞠二男一女。至于成立。雖遭艱。涉憂患。未嘗必動其心。閭里賢之。遠近稱之。凡三十餘年。如一日。於是。有司援著令。復其家。表其門。誠斯時曠典矣。嗟夫。吾聞孝弟力田之科。唐人以為無益而罷之。割股序墓。謂非中道不取。獨婦道之貞。古今表顯無異議。豈非以父子天性。苟能感慨矯尅於一時。而無服勤敬養之實。與閨門秉志一節。終天者。不可同日語歟。况自喪亂以來。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民俗為之六變。視秦人德色於擾攘。諄語於箕箒。又有甚焉。則天理幾乎滅矣。而孤嫠老嫗。獨以女婦之微。繫民彝之重。不亦可尚也哉。表其門。復其家。使之享榮養於桑榆。非徒以報其終身之勞瘁。亦所以勵婦節於無窮也。雖然。豈惟妾婦哉。感明時優異之渥。竭甘旨奉養之誠。下以報慈母頤養之恩。上以答國家化民誠俗之義。則為人子者。尤宜知所勸矣。汪氏二子長

日有則次日得奴皆有男女子而汪氏康強未艾天之  
所以報貞節者不可量也故為推本歷代復除感諷之  
微意而學士君子有感於彝倫之重者重敬詩以繫之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四

滋溪文藁序

滋溪文藁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為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朱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直有所據而非掇拾於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于天下。而未嘗決意於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儒者各以其所學授教。



鄉里而臨川吳公應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  
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  
節名物之數脩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  
代文獻莫盛於斯而後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之世  
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間言  
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公世儒  
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  
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為之師故其清脩篤志  
足以潛心大業而不感於他岐深識博文足以折衷於  
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建而閑之愈嚴行已尊  
而節之於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愈積著于天下  
而一誠對越中主無朋屹然頽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  
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為輝菽水為之味自國  
朝治亂之原名公鄉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先儒述作  
闡奧莫不在焉而浩然剛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  
即為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公山王公儀伯所  
深知袁公歸老猶守疏薦公館客馬公謂公當擅文章  
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忘年交夫豈一日之積  
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  
幾先生遺烈而當論之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  
學盛而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未  
知三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朱

為摸範而力猶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  
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仿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  
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文淵源而推之可也

年 月 日南至諸生趙某序

### 潛溪後集序

潛溪前集止丙申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  
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起丁酉筆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  
而宋公以書來俾仿序其意願久病廢學再閱歲無以  
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遍觀前集而惜乎陳公  
有未及及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仿既不敢讓之  
其又奚辭乃為序曰循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  
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兵壽王東方朔枚臯王  
褒之屬以善屬文見起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  
為傳謂子別修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  
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  
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  
用於是為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誦法且表章而  
不敢忽焉業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  
辭不踐故跡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  
千載之下而知所宗上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上論漸  
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  
得師雖擬朱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

明不綴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年間莫善於待講  
黃公者矣景瀛父生呂公之鄉而嘗遊於黃公之門其  
學以經為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索隱蓋  
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為文其於為文直以才高思敏  
舒之歛之不~~也~~且而未嘗有意於為作當其發憤揮翰直  
抵辭章為淫言葩藻為宿機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  
道德之途而於呂公猶倦：咏思嘆慕若不能自己於  
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機察之明矣別集之行  
豈徒歆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方所知景瀛父者如此若  
夫陳公未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瀛父既不以自  
多而訪又不足以言之願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虞公  
伯生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剗人也子歆為文當問諸  
剗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  
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麤塊大臠濃醢而厚醬非  
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剗中之庖者則不然  
凡水陸之產擇取柔甘調其滄齋澄之有方而潔之不  
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  
珍不易其性故余謂為文之妙惟剗中之庖者知袁公  
蓋矍然稱益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以為非黃公  
之文不足以當之眾仲嘗學於虞公而景瀛又黃公之  
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哉善覘斯集則  
得之矣

治世龜鑑序

昔者帝王盛時紀綱法度悉備子孫以據依為治號曰成憲舊章其君臣上下相與監視前代以保天命而繫民心者憂勤惕厲無時敢忘以為家法其治於未亂者如是故雖或蘖芽其間而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可以無患夫豈有一旦土崩之禍哉秦人學不師古取二帝三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與其深微之意皆蕩滅掃除之不但燔詩書殺學士為足以亡其國家也自是以來創業者無所因襲守成者無所持循而廟堂之籌策侍從之論思遂為治亂安危之本其不輕而重也明矣然簡編所存忠言嘉謨曷可勝紀當其時或見用或用之而未既或遂不用得失可以考之由今觀之則所善皆可勸而所戒無不可懲也若其貫穿古今博觀約取以示方來使先王經世之意一二有見則誠哉君子之心已乎參政趙郡蘇公早歲居館閣嘗即經史百氏書采其切於治道政要者通為一編名曰治世龜鑑至簡而不遺甚深而非激疏通練達而公平之規著親切確苦而正大之体存信為謀王斷國者之元龜寶鑑也公為御史無吏不言持憲節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參議政府屹然弗阿兩典大藩皆勤於庶事嘗奉詔宣撫畿甸旁求民瘼秋毫無隱而又酌理道之中正不迎合於前無顧慮於後雖一時若不見察於用事者而退居之日

凡可以尊主庇民者未嘗少廢其討論之工也。蓋公學本著王而志存當世。其於行事者如此。則是編之作豈欲托諸空言者哉。

### 共學齋記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為學者千百年来。大畧三變以復于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帶絃以矯偏。運甓枕圓以警惰。晝有所為。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蓋動心忍性。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時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飭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先王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有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己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自秦漢以來。學術多失。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孝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極夫反己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孝。夫豈易言也哉。坊孝於古人而未之能進。切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于成。乃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孝。以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因與廢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識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



矧學不至於知至而誠意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  
忽而不自知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懣堅制高邁  
卓絕以自拔於凡汙者亦可何少乎易曰智崇礼卑智  
崇效天理卑法地至賢之言無二致也群居終日而義  
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為共學齋記

### 滄江書舍記

新安江合衢婺之水而東未至海二百里為桐廬縣瀕  
瀨既尽潮汐款平恬波漫流一碧千頃岸江之山完厚  
深回雄峙挺出又足以挾而有之故自昔遊世之士咸  
樂居焉邑故有闕礼坊宋如方公慤即堂比部侍郎方  
公勛別業為居室註禮書之所後人因以旌之今徐君  
方舟作滄江書舍即其地也始方舟舉進士不得至於  
有司乃退食郡吏之祿以為養然歲大比猶輟吏牘趨  
場屋至是乃尽棄舉子業一意於為詩古五言師漢魏  
近体宗盛唐視他作以為格卑不足法也其在新安每  
從文孝儒者相羊山水間吟諷終日殆不知有簿書期  
會之勞間惟属家人益植花竹果木環舍前後令諸子  
肄業其中以遲吾歸老予是時一舟君遊盖嘗竒君為  
人而切嘆其不遇自後一再會君錢塘談詩論文疊々  
不倦因問近向如何曰吾非樂為吏每意有不合輒欲  
舍去適朝論輟省臺重臣極禁權之故而趙君真定公  
寔來吾幸以末學見收書窮達不足論得大人生君子

為知己不與尋常刀筆吏俱冒沒無聞斯足矣矧後數年吾山中花木俱長茂諸兒讀書有成服勞奉養各供其職吾當反衡茅理殘編閉閤却掃咏歌人暇以日泛扁舟煙浦間望王山於海門弔胥濤之忠憤覓双臺於江澗挹巖瀨之清風豈為晚耶予聞其言而善之且喜其氣之不衰而信其事之有成也遂為紀其說以俟云

趙公記

華川書舍記

婺州烏義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瀛歷叙上世以來為文者之得失而卒歸於至人以為記辨博精詣殆不可加矣至正十一年冬方與子克相見於錢塘子克又俾訪申其說臨不得終諒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禮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諸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為之也吾夫子順王先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然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論一著而非外由小孝求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眾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孝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嘗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以為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

文哉。戰國爭強、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吏治不足以繼武功、而為國者始思息民以黃老、經義未明、流為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繼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尽力而未足以有明矣。春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閔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繼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孝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江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以窺見聖人制作之全焉。然當是時、陸子靜出於臨川、以其得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於朱子、呂氏則無間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辨也。况夫有志於斯文者、予子克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文章者、岳靜淵澄、不大声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克明經潔行、卓越不群、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時、而所以斯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献、故家他邦、莫及昔、余嘗欲往遊、而未能也。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

川奚適乎至正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趙沔謹記

起雲軒記

沔嘗泛舟嚴陵仰觀鳥龍馬目崇高極天新安金華二水合流其下雲氣之興渾灑灑千變萬化日新不窮而莫可名也竊意其間必有卓越之士高居自致極一世之榮觀以樂幽閑而忘外慕者焉欲舍舟求之而未能也至正癸巳之秋戴君廷芳自其郡歸為沔言吾於嚴陵得友曰馬君周翰以起雲名其軒居而欲子為之記也余時聞其軒名已犁然有當於心業已辭不能為記故不及問君出處之詳既踰年戴君又以書來曰馬君素無宦情嘗起家教授夫而非世俗之士也其家居雍于之與物無競圖書以為苑囿禮義以為舟輿其所存固未易知也蓋嘗得蜀川虞公趙郡蘇公碑其先塋世家之遠可槩見以吾子者二公之客也故求記其名軒之義子又奚辭沔非能為二公役者而戴君之言若是其可以無一辭以復于馬君乎嗟夫濁世之士樂富貴而患失之厭貧賤而不能去也則好惡忻戚交仇其中其起居若驚其越寒暑如癩其觀山川流峙如在夢中則雲物之卷舒亦野馬塵埃而已而又何取於斯今馬君之賢度越流俗如此而已不媿於清門故家矣即軒居之名以求之其胸中必有得於觀感之妙而非世人所能知者昔余所敬求而願見者君殆其人耶易

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其取象於雲也、尚矣、唐之詩人、有得於咏物適情者、於言雲尤善、君其尚有取於斯耶、抑嘗燕坐靜觀、物與性合、有不能喻之於言者、取余不能為郢書燕說、而雅善名邦山水之勝、又樂聞君之人也、姑書此以為記、異時存戴君買舟率水之濱、順流東下、求居於是、軒中而請其說、君如有以告我、當續書之、趙某記

### 櫟軒記

鄭之恒僑居歛水之南、烏聊之比、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君無何、大夫士為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衆、言人人殊、鄭之恒不憚、以其間日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有之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栴、梓、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傍之樗、櫟、未拱把而夭於斧斤、其所托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然社有變置、而斧或廢之、則樗櫟豈能自全耶、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在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為累、不若不材者、不知無用也、故為是不已之

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遊去弟子。而逝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平世多害。智愚賢不肖。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為一己之私。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眾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遊於物之祐。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蘧廡也。古今一息也。死生旦夕也。虎兕無所措其爪角。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為櫟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不材者不足為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嬰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然。吾於櫟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為記。

唐吳江生荃記

事有起乎千載之上。而說猶未明。非聖賢所傳而終不可止者。非葬地之法乎。夫人之愛其身。與子之愛其親。無間於死生。人情所同也。魂升矣。魄降矣。而終不敢謂升且降者。為無知。亦人心之所有也。是故蠅蚋之喂。狐狸之食。則上世之人見而泚之。水泉螻蟻之害。昔人無可柰何。則周末之為志者。嘗憂之。夫見於上世者。歷代

帝王既已定為棺槨衣裳之制，殯葬塋兆之儀，使人人得以盡其情，而無缺於所不見，其見於周末而無可柰何者，則漢魏間多識之士，始竭思慮，以其為其所為而葬法興焉。然葬其歸在於利生者而用之，有信有不信，求之有得有不得也。是以家自為書，人自為法，而不可及通。又以其有時而信也，故其傳終不可止。然則其說之用與不用，特在禍福疑信之間，而凡上世以來人情所憂惻而不能已者，初未嘗論柰何疑其說者，遂以死者為散滅不靈，而悖其送終之道乎？夫信而有不得者，必其家之積德厚，而宰物者界善地以為之符，不信而無得者，反是理，亦無足怪者。而剗右之俗，以其說之不信也。凡有喪，措諸水火，則是死者亡，不愛其身而生者不知愛其親也。嗚呼！可為悲夫！此吾於吳興唐公子華生塋之作，而深有感焉者也。始公官休寧，見其故家子孫，并祖宗墳墓，相為久遠，至數百年，切嘆羨之，而又惡未誅於禍患，至歲久不葬者，其棄官而歸也。余嘗即而訪焉，暇日相與泛舟游何山之陰，西望桃村之源，若厦屋千間，重門列廡，而突與之尊且嚴也。若營萬竈，車環騎統，而中堅之完且固也。予仰而嘆曰：羨哉！茲源殆所謂山川奇會處乎？時猶未為某氏物，而公已心識之。余既歸之明年，公乃以書來曰：向云山川奇會處者，客有以風水家言相之曰：是謂吉土，蓋天目之委和也。吾既

以直得之、異時將規以全吾婦、子盍為我記焉。既又以書見招、至三四不倦。今年冬、余至武林、公以夫人蔣氏喪赴、余往吊。如禮時、公方為夫人營宅兆於所得地區、穴之左、葬有期矣。或曰：三吳葬擇地、其來已久。昔公葬其先君、已得佳兆。今又豫為斯塋、可謂愛親以及其身者。雖然、賢者所尚、俗必效焉。吾恐葬心不可及信、吉地不可多得。是死者雖幸脫於焚棄、而終不免於暴露也。則如之何？余曰：是不然。夫所謂吉地者、乃天道報施善人之一物耳。非可以智力求也。唐公自起家教授、借秩亭長、佐郡幕掾、行宣政、皆存心忠孝、無世俗短簿行、其宰休寧、憫田租不實、革三十餘年守令頽慮不行之敝。政設施毅然、不懼不惑、有德於人甚厚。夫人以鮮兄弟、番養其親、近五十始嫁、待衆媵有恩、撫庶孽如己子。語言不出戶外、而四時祭享必敬、必親、皆古所謂善人者。而其先又多陰德、則天畀佳城、以安躰魄、而利子孫、固宜。彼或無公夫婦一日之積、而惟歆以力求之、則雖終身無得、或得之而繆不足信、亦何怪哉。夫葬必以禮者、先王所以因人情而厚倫紀也。葬地之法、不經而詭秘、未能家喻戶蓋、而終不可泯絕、亦人情物理有固然者。今或不美、與葬不以禮、士蓋有所不為。惟善不加勉、而徒恃不經之說、可以勝造化而昌後人、則余亦有不信也。故為公記之、而具述余所感者、以諗其鄉人。君子公



名棟字子華晚號遜齋去官二年以奉議大夫平江路  
知吳江州事致仕今年總六十有五其地負壬楫丙董  
是役者夫人之弟禎字國禎云至正廿有一年十有一  
月辛未日南至新安諸生趙沅記

永真菴記

道吳興郡城而西百里直今安吉縣之東北有崑山焉  
左蜿蜒以前橫右踣踞而外塞隆然其中如錡釜之覆  
者故奉訓大夫廷福太監湖廣張公之子世華子英葬  
其母陸氏夫人之墓也子英以至正九年己丑正月畢  
窀穸豫為屋數間於墓西規置守者以給祀事子孫歲  
時展省得以止而休焉取易坤用六之義名曰永貞之  
庵墓前地可十畝鉅竹萬箇即其南為亭四楹名曰雲  
亭其東有泉靡數靡鑿觀深甘潔冬夏長流名曰長生  
泉蓋庵以明禮亭以著誠而泉以知本也美者事親之  
終不可不慎殷易首坤厥名歸藏永真以大終藏之道  
也水泉螻蟻古人慮之而非以為利故曰庵以明禮墟  
墓之間不能不衰其發揚于上為昭明為蒿悽愴者蔚  
然其如雲沛然其將雨而未嘗有所聚散往來也况於  
其孝子慈孫之致愛致慈者乎故曰亭以著誠禮原於  
天誠立於己自吾身而反之吾親有存有亡氣同也自  
吾身而達之吾子吾孫有今有後其心一也君子之事  
親行乎自然而發于不容己起乎一念而放之無終窮

者豈有他哉觀乎流泉之不息而可見矣故曰泉以知本君之意蓋將使其子孫進于庵而知禮之不可誣拜於亭而信誠之不可掩退酌斯泉而悟夫一本者之未嘗異也則張氏孝思之澤寧有既乎浙江以西俗敵久矣而喪親之喪又君子所不忍言其能瘞子土者則美田廬以崇梵釋治園囿以盛游觀歲時駕大無領婦子舉一觴而酌焉托軀魄於千載之歲而求夫安且固者蓋蔑如也若張君因安厝之嚴以致終身之慕即視瞻之敬以明禮義之原者其可少乎故為之誌使其鄉人子弟觀之幸而有感則賢者之澤不特善其一家而已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其益廣之哉

克復休寧縣碑

靳黃盜亂江東徽州受害尤大徽屬六邑惟休寧德禍最深自行省兵始復徽州即以達魯花赤戍休寧卒完遺民以成底定之功者前省宣使高昌八侯也侯在縣一歲郡邑命吏皆至官邑人惜其去咸走太廡言侯得民心緩急可仗不宜置散地吏議莫奪則相與伐石刻文著侯功得焯示來裔其序曰維至正十一年冬盜破江州殺守官掠南康番陽哀兇煽頑轉相仇賊明年四月繇婺源犯休寧軍民一夕皆遁遂陷徽州休寧地四達群盜蜂午殘毀尤甚俄頃賊項奴先自靳黃耒蓋收兵急攻抗之昱嶺關分寇建德宣州從奴來者孫哲與

邑人吳相及諸良家子弟謀得壯士可二千人相期執項奴兒以迎官軍六月二十二日戰郡西七里溪衆敗皆死之盜尽焚諸起事者家奴兒遂奪昱嶺關犯會府時不聞官府之令已三月矣行者兵破淳安侯以所募士乘勝獨克戰歙南溪山間凡三十餘日橫挫賊鋒使不得合寇浙西壞其始謀得被駟農隸輒釋不殺印識其衣縱還鄉里賊氣愈奪當是時八侯之名已震於賊中而山逃難民之莫不忍死以待王師矣既而寇諸郡者皆奔還官軍退保淳安項奴兒復自廣德陷常湖寺郡浙江僉憲哈刺忽納公親勒兵軍声大振九月復徽州侯從元帥沙不可進撫休寧民既歸業元帥還郡侯治縣事誅惡少導賊幾大家者十餘人十月二十三日盜迫西揚村包山絡谷不見其後侯騎還侯方卧店即決起上馬西望發三矢而進手揮双長刀先諸將突陣人俱奮出入排擊當者無不披靡賊大敗僵尸三十餘里自是邑人無不倚侯為重矣項奴兒之衆潰於浙西間道逃來民爭起逐之侯與邑義士遮捕生得頑奴兒檻車起行者伏誅別帥以兵徇祈門未定遽分兵入黟盜一夕奄至師潰還休寧時大霧四塞盜由邑西繞南門趣東門大呼合擊我師無營柵與吏士在邑之民皆殲焉侯殺二人以單騎免盜相視不敢追揚村之敗盜將散去適湖口劇賊驅使同表衆可五六萬大掠休寧境

中殺人滿山谷，求執頃奴兒者，滅其鄉。十二月，行省兵大破賊昌化，復徽州。仍侯休寧十三年正月，與三萬戶之軍，但次邑治，居十餘日，盜又大至。天雨雪，官軍戰不利，失一萬戶。侯力戰至暮，溪橋壞，舍馬步關，墮重圍中。殺場衆奪賊所得我軍名馬以還，行募兵遂甚。安三月，行省平章三旦八公，摠大兵平浙西，復廣德，擊賊淳安，以詔書赦其人。卒定徽州。侯以蒙古千戶之居戍休寧，乃除荼穢，正塗街，築宮室，招商居肆，濃還田畝，朔望率諸生謁先聖先師，新作公署，稍都邑之制焉。此休寧克定之大凡也。而侯之勤，亦可槩見矣。侯名八忒麻失里，世家北庭貴族。年甫三十，長身有膽氣，為治不苟，使吏畏而民安之。郡帥之兵三進，久次休寧，未嘗殺一人。軍使旁午，不敢暴其境內，則侯誠有德於人矣。詎可忘哉。其詩曰：

皇有萬方，邈是東南。郡守縣令，厥長為監。小大相承，如臂使指。德洽群黎，威行萬里。遂墮列城，天下為公。孰為恬嬉，不習所同。惟仕惟家，匪官惟市。不虞橫目，示以其技。業：新安據崖枕溪，壯哉休寧。去險則夷，列肆連之。冠帶衣履，積居充溢。吳會伊迓，大山長谷。名鄉故家，富貴豪胥。角為尊奪，盜發淮壘。崇妖矯異，標起黃岡。宮亭鼎沸，夏蛙馬醫。佻舞雉驅，爾相我公。殺人，以嬉。列炬長一趣，岩石如砥。既焚休寧，遂及郡治。積金如山，澤以量尺。

釜爨綺羅膾肝若飽群行於野望屋而食釋尔耒耜執  
我矛戟少年風生七不宿戒義則信矣孰計成敗矯：  
八侯駘：皇華大藩選將衆譽驛誇快馬如龍双刀如  
雪駐坡騫礪且馳且射既剪雲頭遂營歛東山木林叢  
雜襲螻蜂觸熱排炎綠高縋深百戰不回群愚扣心師  
却而振孔武憲臣卓彼東師西域之珍既復群治進撫  
休寧屬戾橐鞬與師俱行山恩孔人帥維渥之凡民有  
心帥維度之寇潰而奔民其子來女不盜從予心女懷  
雅耄歡呼帥言克文釀酒推牛羅列轅門盜逼西郊侯  
奮而起委馘橫尸于三十里孰為進討斥埃弗戒尔師  
尔債我則弗敗弗敗則那式昭其勇踏身重為手馘弗  
縱盜則日增郡亦從失再失再復群帥之力相臣後至  
於赫天兵雲興電掃翼之風霆維此邑人侯實生之舍  
我弗忘從我弗思蔓草寒煙我耕我稼亦有來牟伊誰  
是賴敗瓦頽垣鬼哭神哀日中成市伊誰是開婦女見  
童具知侯德孰云侯歸使我心惻天子大聖群公之明  
相臣覲還大賚是絰朱芾彤衣三錫弥光為國虎臣以  
守四方民生多艱矧伊慄獨邑人作詩敢告司牧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五

故奎章閣待書學士翰林侍講李士通奉大夫

知制誥同脩

國史邵庵先生虞公行狀

曾祖剛簡宋朝請大夫利州路提刑獄贈中大夫

姚趙氏宜人

祖亞宋奉直大夫知連州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 國朝屢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

侯姚氏封大夫

父汲故國史院編修官致仕贈中奉大夫四川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雍郡公姚追封

雍郡夫人

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事太宗  
陪葬昭陵子孫為雍人事見本傳永興生工部侍郎昭  
工部生江陰令涉江陰生盱昭丞知待盱昭生長成令  
禮長成生金吾衛長史明金吾四子叔曰殷中和間守  
蜀仁壽郡自家焉遂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五子  
次四曰季：二子幼曰庾：四子次二曰詢永：：二  
子幼曰繼崇：：三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因  
子祭酒贈太師周公國周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  
公魏公三子季曰祺進士策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  
國公秦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諡忠肅功烈具  
宋史丞相三子伯曰亮性高簡不樂仕進晚以奉議郎  
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中奉  
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航孫大理寺  
丞官至中奉大夫贈議大夫開府六子次二提刑也通  
臨邛魏華父成都范文叔李微之輩講學蜀東門外非  
洙泗伊洛之道不言者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由  
是蜀士起周程張朱傳授之旨所居官輒奪其職從  
四川制置司辟為參議官自議行邊却強敵數十萬知  
簡州擢夔州路提刑迂利路立保伍之法三年民歸之  
者三十萬餘人為屯田听民自耕邊實人足敵不敢犯  
學者稱為滄江先生滄江二子伯尚書也以文學者稱

知永州興學校請寇暴更以簡易治之去而民不忘遷  
連州渠州六子伯曰昔兵部郎直寶文閣兵部三子仲  
曰從龍朝請郎通判連州子三人伯為通直郎黃岡尉  
尚書無子以黃岡繼宗事即參政也宋亡自海上還隱  
於臨川之崇仁義忠厚鄉里信之與故翰林學士臨川  
吳公伯清為交吳公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  
有知人之鑒於諸生中識故江浙行者參政魯公子翬  
今翰林承旨歐陽公原功而深奇之夫人楊氏故工部  
侍郎國子祭酒文仲之女楊公世以春秋名家而從弟  
參知政事平舟先生棟以濂洛之道自任夫人未笄時  
即盡通其說至近代典故亦貫穿不遺平舟以堇變上  
書夫人侍側進曰叔父官去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  
為男子生我家乎及婦參政事舅始以孝聞雖患難動  
不忘禮族姻嚴憚之生三子伯曰諱集字伯生即公也  
仲曰槩進士及第官至成事郎武昌路嘉魚縣尹季曰  
葉咸淳間楊公守衡州以參政從未有子楊公為禱於  
南嶽俄夢客將啓曰南嶽主者來謁既覓而公生於館  
壬申歲二月二十二日也乙亥楊公守漳州明年趨嶺  
外參政亦在行公三歲則知讀書干戈中無書冊可携  
母夫人曰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九歲  
北還至長沙就外傳始得書之刻本則已盡誦諸經通  
其大義矣又五歲始來崇仁吳公伯清見其所為文謂



參政曰、賢郎後當有大名於世、時江左學者猶守舊業、郡邑學校、有用前代科目法、出題講課、以程藝者、所取輒百數十人、公與嘉魚令、以所業應之、咸危中、出諸老儒上、時猶未冠也、故因名鄉學士、多寓是邦、公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諸公、遊於經傳、百氏之說、帝王之制、有國家者、興衰得失之由、與其為之、術無不學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覈於近代者、尤精詳矣、揚夫人嘗曰、吳伯清、今世大儒、可師表者、哉、故公與嘉魚令、常從吳君遊、吳公於先儒之言、有所辨釋、公悉能推類以達其意、吳公亟稱之、宋之將亡、蜀先被兵、其世家大族、狼狽奔走、僅保遺息、自東南內附以來、日以衰微、忘其所自者、衆矣、尚書之解組、永州也、道過臨川、寓公邑、管安撫、陳公元、晉之太夫人、其女弟也、率諸子迎伯兄子、歸因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邑南門外、故參政自長沙來居之、稍收養其族人、於傷殘驅迫之餘、蜀既不可返、而家益貧、無以為生、蓋不勝遺緒之憂也、公生有異質、長盍自奮于學、參政少慰焉、手植紫微於庭、以期之、嘗與嘉魚令屏居一屋、日講所學、因讀邵子書、有契題其宇曰邵菴、四方稱為邵菴先生、大德六年、以大臣薦擢大都路儒學教授、一年、除國子助教、明年、丁內艱、至大二年、再除國子助教、四年、授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除從仕郎、太常博士、三年、奉

四年、除承事郎、集賢修撰、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以集賢直學士、召吳公伯清於家、六年、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丁外艱、服除、以舊官召、泰定元年、考試工部進士、除承德郎、國子司業、二年、除奉順大夫、秘書少監、四年、考禮部進士、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陞奉政大夫、兼經筵官、明年、兼國子祭酒、天曆二年、陞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辭免、國子祭酒、歲中、進陞中奉大夫、至順元年、為御試進士讀卷官、奉旨修皇朝經世大典、任總裁、二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纂大統、被旨赴上都、秋、以病謁告歸田里、元統二年、有詔召還禁林、從使者至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終於崇仁私第、年七十七、初、橐忠宣公、以左丞鎮江右、延參政吳公而賓禮之、因以知公之賢、及拜行臺中丞、請於參政、以公俱行、命其子受學焉、俄入朝、公始來京師、方海內承平、中朝無事、四方名勝萃焉、為文章相尚、以樵麓新詠不必盡、於古柳城姚公在翰林、廣平程公、吳興趙公、繼之、與公言、俱大悅、即以異日斯文柄、歸之、涿郡盧公、處道、清河元公、復初、素相善、取所述作、輒即公論定、元公嘗謂公曰、子文無雷霆之震、驚無鬼神之異、變將何以稱於乎、世公謝曰、

誠不能也。後元公卒，以公所為：善業：觚、翰林稍為改弦易調。夫時元老大臣如中書魯國文貞公、翰林承旨唐公，多因初侍從舊人，因董氏識公者，輒見親厚於先代。文献有所徵焉，公亦得以盡知國家之舊典西北之遺事。臺臣言公材堪御史，雖不果擢用，而公名高一時矣。始教授京庠，平陽王文献公以相臣尹京，賢公之為，待以客禮，故公得尽心訓迪。蓋自至所於願，孝者時前代故家子孫仕于朝者不數人，公與四明袁公伯長、取厚、尽交、友之義，嘗追考故國士大夫德業之盛，各述其鄉邑之舊而論著之。太史院教授洛陽楊茂弘者，知置律候氣之事，嘗與太史郭公試用之，而應以為律歷不可偏廢，將為書上之，自恨其文繁失宜，不足達意，以公素討論斯事，求為之潤色。公既為整飾其書，又以告諸有位者，會茂弘以病死，不得達。其所著書，猶藏太史。簽院齊公伯亨家成均之士數百人，多宗戚子弟，施教者每不安厥職，公為助教，即以師道自任，申國孝之成法，以嚴正大之規，本聖賢之遺書，以發精微之蘊，明理士之非二，通雅俗於性情，修辭者陳義必精，辨惑者無微不顯。孝者資質不齊，俱獲其益，有志者時公之退多扶策趨門下，以卒其業。他館之士靡然尚宗，多相率詣門下請益。為之師者一無間言，為博士言於祭酒曰：惟孝務修德，誘以利祿，使之進，雖勉弗善也。聖天子加惠

監享使得歲貢士以次於官。蓋求其足以為勸者而激  
厲之。李太公時<sup>領事</sup>領聞而是之。曰：趣以名表當言之  
於上，乃於諸生中得端靜有守嘗試以事者二人，併牘  
上之。絀於吏議不得達，而秦公已歸翰林矣。大成殿新  
賜登歌樂，其師世居南江，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  
不相能，不能成音。公為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  
掌之，將有所考正焉。仁宗方責成監享，拜大臣為祭酒  
以重其事，屢起名儒為之師，皆欲有所更張以副上意。  
力公助其說，有為異端以沮之者，執政為之動，好進者  
乘間謀孽，其間謗議沸騰。前後兩司業或稱病，或棄擲  
公去，公以病免。在太常時，鄆忠憲王為使，盛年不飲酒，  
好靜默，間獨公問禮器祭義，甚委及<sup>後</sup>至家，必晉坐，讀  
曲，或及日無倦色。公為言：先生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  
實，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迹，忠憲委為嘉歎。益儒信者  
有用，公以去蜀久，乞充使，幸得一視墳墓，遂被旨西祀  
諸名山，登百岳，由洛陽祀后土於汾陰，至河中，望祀河  
海，至蜀祀江瀆，祀畢，趨仁壽省桑梓，修丞相墓而還。會  
有旨議建儲，恐歲晚行大禮，有司不能以時竣事，欲稍  
需冊命，則疑舊典無所於為。忠憲王在內庭，趣使召公  
，至，忠憲以上意為問。公對曰：國家自有典故，不必論  
前代也。曰：典故何如？曰：昔者世祖皇帝既纂大統，立  
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密之長，居東宮，玉冊金寶之授

則改元之十年也。事在國史。非我祖宗之成憲乎。忠憲以公言入奏。上大悅。即命考舊制之行。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公獨以為當澄其源。在集賢館中。因會議。奉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奉校者士之所授教。以至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奉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奉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聞見。父兄之所以尊其子弟。初無必為奉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可望之理哉。今為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之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原之徒者。延至之日。諷誦其書。使奉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根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之根柢者。以合庭是其言。謂違行之也。前事國奉有事于先聖先師。公以博士監察殿上。伴讀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公命扶之下。禮成。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公不可曰。國奉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蒙古生款者。時以宿衛事。上東宮。傳旨謂公曰。劉生慢於

禮博士教之甚益宜勿竟其事使得自**新**皆曰是亦  
可已矣公復為文書其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  
黜劉生上聞之竟以公所為是後嘗對在右歎曰儒者  
皆用矣為虞伯生未顯撰會爾晏駕不及用英宗皇帝  
即位鄆忠憲王為相起用賢俊中外肅然時公以憂還  
江南丞相不知也數從朝士問公或以憂告又不知所  
在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於江西公方省  
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丞相終矣太定初考試禮部  
進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主用者  
將以一道禮同風**非**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  
經卒究之因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見可盡試藝文之推  
其高者而取之不必先有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  
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爾得人以次  
對復入翰林即薦蕪湖令歐陽原於朝除司業又  
以自代嘗約待制馬公伯庸同推挽之馬公復書曰玄  
翁博洽有古季司業先生力薦不至在先生則得矣如  
祖嘗等心愧何玄翁者原公別字祖常公名也歐陽公  
聞之亦寓書於公曰閣下季足以變文体身足以為道  
郭此固海內士所屬望者也玄結習斯文受之先公為  
侯喜延譽者十年于茲夫執寸推尺分義則然蕪湖中  
更乃聞有自代之薦樊英無奇終貽他日之累淮陰新  
進雖免當之驚朝庭竟用公薦召歐陽公時為國子博

空

去一時二三名賢更相推讓縉紳翕然相慶經筵肇開  
勸講進讀之臣俱極一時之選未幾駕卒上都次北口  
以講臣多高年召公與集賢侍讀李士王儀伯執經徒  
行秋還皆有織金文錦之賜自是歲常在行晉邸知公  
貧特命出中統鈔五十錠即其家賜之公氣貌溫和不數  
陳劉公問及時務必曲盡事宜常因論罷講京書師將  
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  
地利也每同列進曰京師之同瀕海數千里百極遠海  
南瀕清齊雀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游為沃壤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  
官定其畔川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為萬夫  
之長十夫百夫皆如之察其墾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  
二年勿征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也於朝廷以  
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聽其儲給以祿十年佩  
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  
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  
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議定于中說者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  
不可為夫事遂寢國家經筵之制凡經史中切於心得  
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孝者  
未易於尽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精每選一時精  
其孝者猶數日乃成一篇公為究其旨意所在及覆古

今名物之辨以通融之而後得以無忤天曆初以唐貞觀政要為切近事情講經（必）則以之進公於心術之微情偽之新治忽之故尤懇切陳前嘗有旨命譯以國語俾遠戚國人皆得孝之而舊說引用迂晦不可遽了乃以屬公而譯者始克訖事奎章閣初置授經郎上命公選漢人授經者公以豫章揭公曼碩莆田陳公衆仲聞上竟用揭公陳公仕至翰林應奉而終公猶深惜其不壽也嘗以先世墳墓遠在吳越者歲久多蕪沒乞一郡自便上曰尔財何不堪願今未可去尔時閩中大飢民挑籍而死有郡縣無子遺者大臣者授命赴拯而粟無從出至哀痛以死公侍延閣上顧問所以拯閩中者公對曰采平日久人情晏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悲讜與焉不幸大災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亦）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訟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至而來歸者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勿征勿徭間封域既正交望相濟而四至者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上稱善因進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歆此以去尔遂罷其議天子於所體貌之臣多呼以字故奏對者亦得以字行孔林新修大成殿告成



有旨行香、公請充使、上許之。既而復曰：是欲為歸計而  
乃命公傳旨、以他事士行。公初除閣、李士以祭酒之職  
朝英訓迪、雖於兼領、乞辭免。有旨：奎章閣事切要、特免  
祭酒。至是、復以國史事重、恐兼職廢務、辭不許。上將策  
事於廷、公被命為讀卷官、擬制策四篇以進。其策漢士  
略曰：夫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枝繁衍、盛大則既  
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道采道賢、莫先於百世。今  
世臣大家勛業召茂、則亦既富方較矣。上有休之：道  
采多方內附之眾、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  
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遂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  
者。亦既用矣。叶而雁之：道尚有可致者乎？上覽畢、命  
用其次一篇。即所問九聖之道者。是歲有旨：修皇朝經世  
大典。以公與中書平章趙公子同任總裁。公世移文閣  
中、言建大廈者必藉眾工之長。田甫田者、豈則一夫之  
力。大典之書、以所見祖宗創業之規模、列聖繼承之次  
第、聖上睿思之深遠、國家治體之詳委、事大體重、閑繁  
非輕。今院監官負多兼他職、不無分其心力。其專執筆  
者、數人而已。切見禮部尚書馬伯庸、識見詳密、多聞舊  
章。國子司業楊廷震、素有曆蒙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  
共典領。修撰敬謝應奉、蘇伯修、太常李惟中、國子學助  
教陳眾仲、前詹仕院照磨宋顯甫、事義通待舍人王繼  
至、俱有見聞、精力優贍、可共筆必。如蒙轉以上文許令

添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議未定而上命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公遂兼修治典治典者大典臣事六篇之首凡國家詔旨官府建置沿革宰相拜罷年月功臣勛業始末官吏黜陟之例庭臣策士條列之議莫不繫焉文字浩穰卷帙山積祈寒夏暑未嘗少休也趙公告歸公遂專領其事閱兩歲書始成為八百冊以進是日上宴於興聖殿受書覽之大悅復命禮部尚書夔公子山別製為小方冊以便觀省行幸則以二駝載之駕前時公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上章奉治書侍御史馬伯庸自代其辭曰臣集猥以疎遠仰荷聖恩拔諸凡庶之中寘在清華之列參侍書歸之顧問仍同史館之編摩儒者至榮切承過望乃者目生肉障今歲弥深文字不分視瞻如隔或蒙召對每懼顛躓敢因求退之誠竊效薦賢之報伏見治書侍御史馬伯庸高科進士昭代奇才已被簡起敷歷臺省觀其退食之暇手不廢書每記其上接於古人不肯苟安於常見其制作麩之金石而無愧其雅頌被之弦歌而有餘揆諸苛倫永為超異切見本閣學士多以近臣宰輔兼職如以本官兼代微臣侍書職事始之出贊清臺之振肅入陪秘殿之論思黼黻皇猷實愜衆望以閒局而提要職或貽誚於衆人以君子而有多能固無嫌於數用庶機賢人畢效謀為而臣得以桑榆遍求醫藥稍全目力可竭心思追尋末學之

微望廷之。時御史中丞趙伯寧為工所信用，乘間為公請曰：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醫藥，他日復召用，未晚也。上怒曰：一虞百生，汝輩不能容耶？乃已。初，上在潛藩，已知其名，常幸沼亭，見所題榜，命左右摹取觀之。館閣文史之間，號為散地，無所與乎。因是上而方好用文章，開奎章閣，置學士，員立藝文監，以治書籍，設藝林寺庫，任摹印，將大脩聖賢經傳之說，以為成書，知名之士多見進用。自中朝至於方外，金石之錄，承詔撰作，幾無虛日。以公私才博，卒無施不宜。一時大咸冊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公美涉筆論思，不忘規切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盡言，冀有所裨益。用事患其知過日隆，漸多論建，思有闡之，而譖言吳夫賴公夙誠雅望，敷歷有自，故不能有所中傷。嘗被旨撰一佛寺記，其處有前代遺跡，適進對上，問曰：人言汝前代相承子孫，今為是文，適美前事。公對曰：前代遠矣，其臣庶子孫，不忘本初者，已先有能思其祖父而不忘其祖父所事者，必忠孝之士也。臣不足以及此，能為陛下言此事者，必忠孝在也。今臣等以疎庸際遇，聖時致位，通顯澤流，後嗣庶幾，子孫不忘朝廷厚恩，則誠犬馬至願。故臣以為非忠孝之人，不能為是言。上目一人，臣嘆異之。勛舊有得贈封王者，公已受命。華制適同，二人至，言有旨，姑封為國公。二人亦上所親，近公不復

移、即草制以待俄、丞相自榻前未趣書制甚急、公以草藁進、丞相愕然、公知為同列所劾、不復言、即改易以進、向公非為之隱、二人者且得罪矣、度量率多類此、既歸江西、遂有終焉之志、先世有賜田宅在吳門、而力不能東、踰二年、乃克於故廬之西築室以居、蓋討論舊章、俯而誦、仰而思、不以閒退自佚、暇日引賓客、從以門生子弟、徜徉山水之間、詠歌聖神、寤寐先哲、不知年歲之晚也、聖明在上、顧念舊臣、無間踈遠、屢有勅、即家撰文、以錫近臣及老氏之宮、公鄉大夫、思有論大者冠蓋相望於道、四方之士不遠數里登門、其歆考典禮之逸遺、以盡乎一代之制、作者之必以公為歸、朝庭脩先代史、大臣欲起公任其事者、既而弗果、議者惜之、然公素重茲事、晚復失明、殆不可為矣、崇仁當在宋、失為令者、常勸大家出錢、失田收租、入以待荒、歎名其倉曰平糶、內附初、其惠猶在、既而以其田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粟未力殺之、無所從出、遂淪入於道士之觀、官吏無所建、白歲久不能復、公歸、屢為部使者言之、又以告交故之、在行臥病旬餘、飲藥輒不效、醫潛易他藥、以進、公心起、為重劑、却不服、且解之曰、吾脉甚平、息甚勻、吾中甚安然、不服起、即命也、復何求哉、又旬、大日風動地、飄瓦拔屋前、後因木數十株、居人震恐、公神氣愈清澄、澈語言簡遠、如平時、諸子復進以藥、公曰、吾疾殆非藥所能治矣、持

去母溷我五月丙辰夜起危坐甚急畧問家事子弟俱  
侍立意其遂逝有哽咽者公從容慰之曰未能訣別也  
已未乃革治命以深歎歛勿用浮屠公性孝友方二親  
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少與  
加魚令同學于家父子兄弟間自為知己公哀加魚早  
沒不得大施于世視其孤不異己子孟兄來以筦庫輸  
賦宗師削失檢比至折閱數千緡公尽力營貸為償之  
無進色撫庶弟棊嫁姊妹俱有恩意常以祿不及親為  
嘆遇珍膳未嘗尽噐雖盛暑不以童子搖扇曰勞人以  
自快君子不為也自幼為孝即有雅度山林之士有所  
見聞者必傾以下之老而不厭岩穴隱淪抱負積蓄不  
能自見者咸執其所至為之表章好接後季雖童少且  
淺舟之論辨扣擊如敵已論薦天材必先噐識心所未  
善不為牢籠以沽譽鑒別文字是非得失不折之於至  
當不少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然亦以是二者  
忤物速謗致取忌於時最善清江范公德機稱其制作  
妙如神品其卒也尤哀之舟過清江撫存其孤子為之  
慨然方摧門赫奕公視之邈如雅為張蔡公趙魯公所  
愛敬趙公之歸公請召復職上從之而趙公不復起矣  
自餘之分者雖或淺深不齊然與之言必尽其誠會議  
朝堂論政薦士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  
死亦不以為德也娶趙氏系出宋宗室秦邸累封雍郡

夫人前公四十一年卒子男四人安民廕 夫人廣州  
通莞縣尹除 天人惠州路府判延年廣東宣尉司從  
事秩滿 縣 翁歸參政幹公至江西辟為其省宣使  
高門未仕女一人適譚緩孫男五人虎孫純陽貞陽原  
陽女一嗚呼昔者孟子沒歷戰國至于秦漢遺經僅存  
當時號稱能言之倫已莫能盡知其說魏晉而降註義  
漸而好廣簡者相上以清虛詞章愈繁而厭莫者遂宗  
於寂滅豪傑之士奮乎其間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  
得也至於近代作者勅典而後六經群聖人之書本諸  
其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煥然復明於世所謂罔極之  
恩乎宋熄其矣山林息孝之儒日以老死言之而不繆  
舉之而不違者幾希矣况乎知孝之所自而辯其微因  
其所知以極其所未至者乎公以絕人之資承家世之  
遠自其親庭傳習已極淵微又得一世大儒以端其軌  
轍其於前哲之所發明者彙別躬分鑿如金石因言見  
志慨然有千載之思焉遭遇盛時以經筵監胃翰苑延  
閣歷事聖君名聲振于當世乃遜志於退休之餘玩心  
義理之微以終其身而卒無間於死生之變吾黨小子  
盖有不足以知之者矣公於諸經之說不專主一家必  
博考精思以求至用之道謂易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完具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千載之上以  
死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

也嘗得東謝仲直氏傳受之說以先天八卦五圖爲  
何面九數而九位者爲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爲五位相  
得之面心雅者之或請註論以伸其說則曰易道廣大  
何所不該誠得其自然之數則無往不合也然先儒有  
成言焉當存之以俟知者其不苟異如此謂孝而修之  
則可以行之者唯禮爲然治經者當以真先務其經傳  
雖多殘闕惟二戴氏書雜以文士記變禮之得於傳聞  
者可<sub>不</sub>盡據以爲信其餘則堯舜三王之遺說天子諸  
侯大夫士之成制大略具在不可以淺近窺也然歆因  
時制宜使不得帝王之意則非明智之士不足以及此  
嘗歆上<sub>派</sub>下沿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觀會通者有考  
焉以見用於朝弗克就近代先儒君子之衆自濂洛諸  
賢外參立並出其人皆未易知其孝皆未言也公以  
高情達識尚友古人皆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而慨夫  
無黨之士知之者微矣嘗歆取太原元公中州集遺別  
爲南州集以表章之惜篇目雖具而書未及成臨川  
吳公當弱冠時<sub>鄰</sub>以斯道自任據經析理窮身極微莫  
之能尚也及乎壯歲猶幡然以爲非是於是知類入德  
之方上達日新之妙蓋有同遊之士所不及知而公獨  
得聞知者矣吳公沒其書大行讀者各以所見求之往  
失其本真公每爲推本吳公成己之要以告人而後  
願學者得以致其思焉嘗高先儒於致知之目其考乎

二氏者皆將有所辨正非傳文之謂也蓋嘗推其徒扣其所以為說然後歎夫聖人之教不明孝者無所據依以為下孝上達之地而欲竊寃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其於為文主之以理成之孝即規矩槩繩之則以盡方圓平直之體不因險以見奇也因絲麻穀粟之用以達經緯彌綸之妙不臨深以為高也陶鎔粹情充極淵奧時至而化雖若無意於作為而體制自成音節自合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比登禁林遂擅天下孝者風動從之由是國朝一代之文藹然先王之遺烈以嘗題其文藁曰道園孝古錄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藁十二卷在朝藁二十四卷歸田藁三十六卷方外藁八卷餘散逸者尚多存其可得而編次者為拾遺若干卷嘗言古之君子有所不為其所嘗為者未嘗苟也故於字書音律星曆醫藥之說皆留意不倦篆隸得漢人筆意行楷直擬晉唐雖以書名家者咸推讓焉汾以窮鄉晚進無所聞於當世之作者比登門墻庶幾接承緒論不幸斯文寡祐而公厭世矣自始感疾至于屬纊敵在左右蓋深惜乎公之不可復遇也嗚呼悲夫公嘗手先世遺書數篇授沆曰昔我先公丞相勛在宋室而先世之潛德至行因以顯白非一時一鄉之謂也自儀同至于先君四世夫道義之傳遺文具可考見而奉以樸孝入仕國朝得推恩封其二位仍先公之舊履夫



豈一朝之積哉。大懼斯文放失，無以示將來。子辱相從於寂寞，其為我輯而錄之，并以予歷官歲月附焉可也。時公病已篤，訪惶恐悚慄，受言不敢以寡陋辭。今諸孤謀定，非以畢窀穸事，謂訪嘗受遺書之託於公文行德業，宜有所述，以示不忘。願惟從游之晚，見聞有泯，豈足以發明萬一，輒因家乘所存，叙第如右。辭繁而不敢畧者，將有待於筆削焉。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六

黃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  
州內江縣曰舒藝卒塋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  
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  
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召入面  
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季曰德柔  
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  
蜀人榮之為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累  
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



而貧日甚矣先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  
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  
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  
止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即以此思  
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為  
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  
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翼而能詩  
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願淵仰高  
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  
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  
即歸閉門授徒以為養志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  
條離析辯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  
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授  
六經字書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  
絕學為己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  
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牘之義凡數  
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今十章極言聖  
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即  
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學校賓師之禮月  
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  
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窓不蔽風雨先生敬共  
奉持菽水歡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

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  
齋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孝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尔  
月廩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輦  
寒飢自此始夫當其絕食相視默然不知所出而先生  
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  
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  
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為  
大戚蓋自昔所聞儒季之士貧屢空乏以終其身未有  
若此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  
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  
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仁甫所歸  
棺斂九江季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韞晦不求聞知惟待  
人接物則無貴賤長短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  
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予幼者早夭女二劉齊賢  
徐可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一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  
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  
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  
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  
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之前九遂古之初萬物之象  
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  
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  
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

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  
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  
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  
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  
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著思而未通者皆氷解凍  
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為  
天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  
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  
作十翼奉要以為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  
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君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  
明夫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撮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  
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吳至邢和叔則遂歆忘卦棄  
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  
辯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  
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者皆象者猶可求  
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所能及矣而况於立例  
以求之手李鼎祚綴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  
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  
象略象象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陽陰消長  
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  
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

王周公因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  
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辯同論嘗  
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  
小象有大傳有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  
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  
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  
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絡則  
尽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  
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  
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  
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  
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  
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家自為書而春秋迄  
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娶女  
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  
太廟單祭合食說丘作甲辯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  
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  
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剗削煩碎之說自然  
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可脩六  
未為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有經有權易雖  
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有二義  
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

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歷世不通之義夫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惧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藁示人也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註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為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体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体不同孝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辯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

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勛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爾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孝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朕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義尤精其祭祀之法則兼戴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略禮經復古正言其辯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主於明堂以配上帝揆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奉之祭也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脩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歆以圜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以配上帝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也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天地神灵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之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嘗又以為禘小於禘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園二丘而祭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辯感生帝之說曰姜源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君子以為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况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盡廢乎其辯胡仁仲以善為祭地日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群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

其名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  
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  
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礼王祭社  
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  
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  
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礼大祝大封先告后土  
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後土則后土非社  
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  
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  
前周礼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王又與山  
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  
土之示祭地之礼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  
周礼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祗以蒼璧礼天對黃琮  
礼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礼記乃多以  
郊對社盖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礼專圜丘方澤  
編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  
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  
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社深意也胡氏家孝不信  
周礼故事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為聖人制礼  
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  
礼意可得盖圜丘所祭者全体圓轉之天摠南北極黃  
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神而曰天神皆降

是摠祀天神也。上帝者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  
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  
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体承天  
之地。摠山、陟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  
示皆出，是摠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之，曰四  
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  
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  
然之序，蓋如此。其辯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  
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曰大傳。  
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  
大夫士有善者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  
言，則禘祫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  
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  
主皆在，而又上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  
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  
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  
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  
后稷有廟，郊既配帝，豈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關人鬼之  
事？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粢。  
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  
德為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

可當享饗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禮禘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禘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植芻祫禘合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饗時皆用也其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天子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法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駢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禴棧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記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駢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勛勞於王室故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亦則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廟周亦應用禘必

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畫與尸而祭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為以為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遯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尤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祀博先並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為古者重声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已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與漢唐江沱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嘗皆有世莫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嘗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孝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在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爾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於國風、此時王澤猶未衰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聰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不亦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波、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率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掇其關於体要者著之。當是時、惟臨川吳文正公辨、率正誼、及通諸經、最為知先生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瀛溪書院、見先生所著易、率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後無今。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率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為序以歸之。其略曰：楚望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起為之辨釋補著、弘綱要義、昭揭大者而遺其小、宥意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信、率：尊信、不敢肆輕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見年此、寧不為之大快乎。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諗于率者、蓋必於諸經沉潛反覆、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慎重、其率未嘗輕與人言、以為

其人孝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孝士孝曰澥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庠出授一經之孝又將經紀先生家為子孫誅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菴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難著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孝士為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於己而又閔於人如是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閔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註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荐經寇亂故宅為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王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艱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兵昔者吾夫子替易刪詩定書正禮樂脩春秋聖以為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孝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潛絕於斯聖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纂釋群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名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亦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孝之資據經考禮歆盡排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孝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曰

新夫及子朱子出而群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得於經晚歲拳禮祭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曲折衷諸傳各極其當夫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為自朱子諸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孝用漢博物考古之加功加以精思設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遠不傳也歟方始拜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為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尽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為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為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方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有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父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暮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嘗以質于先生曰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



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防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為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防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王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槩，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為己任者，尚克表章之。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七

汪古逸先生行狀

先生姓汪諱炎景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孝者稱為古逸先生曾祖天衢父孝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冲祖汪氏繇唐越國公華始顯大中間有諱道安者自歙州刺史衛前兵馬使克婺源鎮都虞候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瀛柱國初自婺源鎮將因家于上游十里大陂今大陂汪氏皆其後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寢食遂於無所不讀鈎深探頤洞極淵奧雖素號精博者莫能加也其孝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朱

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未釋群言發揮微旨每有  
得則疏之不汲於成書長身脩髯衣冠甚偉動靜語  
默進退之間超然不墮流俗巧利鄙詐之士聞其風而  
意消見之者莫不悅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學生孫公嵩  
原京國亡歸隱海寧山中門賦詠鍛苦煉枯淒斷絕以  
寄其沒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善為詩遂絕  
意當世婺源有江君愷伯幾者許公月鄉之客也許公  
者宋名進士國亡歸隱婺源山中削齊衰服之以居奇  
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游江氏  
所居號雪缸有澗泉林木之勝日與先生相羊其間  
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比之古  
者山澤列仙之懼以為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老矣猶  
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居家著書嘗請先  
生所註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送其書  
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惟不互疾忌醫是其  
所長千萬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年近七十猶求  
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先生教人  
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得者人  
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  
為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道致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  
生早喪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施常恐少失母意母出一  
言奉之惟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母可為者教授之

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閤不出，動十數年。然時節必力致美肴膳以奉其親，雖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忘其家之貧也。至正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疾，呼其子淮琛，使其具蔬食菜羹，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飯，啜美，置筋謂藁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豐，羹飯之謂也。」言訖，反席正身，斂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歲。娶江氏，子男三：推琛、照乘，為弟；禹玉，後掌金，早卒。女適詹某，孫男三：菓、樹、琪。樹，若先生，平時皆幼，所著四書集疏，未脫藁。詩文，東斯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于家，初同郡方公萬里見先生所為詩，輒嘆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也。」西鄧公善之，與孫公有世契。憲江東日，行部休寧，求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見而嘆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合作若是者乎？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彥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季一以朱子為宗。其論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固初汭祖長鄉二令，星源自許公而次。如胡公濟、吳公遜、翁者無不得而遊之。而滕公山、臞方為主簿，故家承平時，如藏諸公文翰最多。汭嘗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為恨。及從先生游，然後知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風遺韻莫不皆有所自。

云先生之沒從孫睿與淮琛來謂汾宜狀先生行汾謝  
曰嘗聞其錄賢者必詳其所終今寃宥之事猶未有期  
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辭後十九年睿始克買地於同里  
黃荆山高路之原奉先生柩寃焉而以書來告其事則  
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嗚呼以汾之不肖其能知先生  
所蘊而稱述之耶若先生高風卓然上交千古則有不  
待夸者之言而可不美姑錄其梗槩于此後有君子尚  
克表章之

### 長樂縣程令君行狀

令君諱願季字希聖別字節卿微之休寧人其先自晉  
新安太守元譚以治郡有績錫褒詔賜田宅于郡因晉  
家焉十三傳而忠壯公父子以節義顯于梁陳廟食其  
鄉子孫綦布天下而休寧之族尤繁衍多聞人君上距  
忠壯公二十有六世十二世祖南唐檢校中丞雲始占  
居邑南汭川曾祖大明祖自得父逢卞字信叔再領鄉  
薦一為魁不第即棄去季子業弗為家居教授所季日  
益精詣族父勿齊先生雅敬之每適公所談論輒竟日  
數郡文薦版授紫陽書院山長著中庸義說數萬言益  
暢朱子之旨以為教季者多所發焉秩滿適嘉興路海  
鹽州文季命下而卒追贈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州  
事母吳氏追封宜人子二人令君其嫡長也少卓犖有  
奇志慎交游重然諾以行義自砥礪南冠遊京師鉅公

名士莫不傾倒嘗黎明與其友出郭外道過大第友人  
謂諉令君少候此出已莫令君猶儼立不去蜀人趙公  
汭職秘府聞而嘉之即造令君與語大悅即日挈行李  
過其館授爨焉君無何有旨脩職方氏書趙公亟薦令  
君入書局書成同輩俱被優用令君獨後有之乃擢從  
事數十人惟令君為南士毅然特立侍列不敢慢嘗奉  
旨將段帛勞諸侯王之戍和林者後以王事屢往來嶺  
北不以難遠辭也秩滿調鎮江路司獄旦暮出入犴狴  
察其寒飢瘦疾者而時其衣食嘗嘆曰彼固罪人然或  
以非罪則豈天討之謂哉比滿幾無以為歸適有詔下  
府公乃以令君宣詔諸邑時使者所至郡邑皆飲諸民  
財以為之贐府公夙敬令君故以是為令君歸計也比  
至屬縣卒事吏以常例置贐令君呵之曰我以貴詔來  
而取民財以去乎督其還諸民而後行比至他邑亦如  
之遷湖州武康縣主簿明法令申約束盡革其弊政豪  
右武斷者媚之相率重賂大府俾令君以他役入京此  
還則以憂去職夫服除轉循州長樂縣凡循介閩廣之  
交遠宦者壘夷其民弛法廢度肆其貪雪依托官府剝  
下福上者縣率數百人而長樂以僻遠遊甚居民迫漁  
奪困征歛率逃竄他郡其尤桀黠者負險隘操鋤挺以  
自衛間有出身奉上不避輸徭者職猾利其貲產中以  
他禍足涉城市而家破矣君始至則盡得其奸黨巢穴

發以他事，斷遣還其鄉里，整飭按牒，申明德意，植貧弱，寬徭賦，分遣耆老入其鄉，申諭朝廷治意，民信其所為。流亡之衆來歸者不可勝紀。縣治所寓，生聚日蕃，斬可比內郡都邑。乃建先聖之廟于治之西南勝地，擇其士之有孝者為之師，山谷之民大冠長裾來遊來息。彬然見先代之遺風焉。時上司人往來屬邑，輒托散土，宜以鈞重賄，邑則培諸民以贈之。君獨却不納，而自割俸薄贈之。人知君風裁，不敢受，而遂不復來矣。如往他邑，則間道不敢令。君知之，邑有賴。公妄訴黃公，劫掠財物事連數十人，黃被認，不知所為，率族逃匿已五載矣。州移檄下索罪人甚急，黃聞令君至，即詣公庭自潔。君呵曰：汝盜也，而逃耶？黃泣訴曰：公與賴爭欄塌，非盜也。不逃則率族鬻粉矣。今聞邑有賢尹，願得自明。君曰：汝竄者甚衆，今一人來，安能明？乃與刻日，令各領同竄者至。黃諾而去。上司以君擅縱強盜問罪，黃所領先期至。郭外聞之皆散走，黃獨嘆曰：我寧死，不忍累程縣尹也。乃受逮。州嘗以他名色斂民財，憤君不受，歎因此中傷之。令黃誣君前嘗受賕。黃曰：公陷非罪，不能自明。寧忍賊陷忠良耶？考掠俗極酷毒，至死終無一語涉君。州猶訊連坐十餘人。會部使者詹侯行郡，直其枉。君乃免。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願理。君呵曰：此即殺人賊也。一訊即服。事連富人，請以萬緡貽君，不納。富人懼重。

賂大吏移鞠他縣莫得行已志且以成君罪君仰天嘆曰使殺人者皆可以財免罪則有財者皆可殺人矣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他縣果問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署忽大雷雨晝晦棟折瓦墜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置不敢復問羅江五狹諸獠時出掠邊境大府發兵捕治畏盜不敢迫遣介諭誘令納缺折弓刀數把即以獲寇反命豪酋視官府如無為暴益甚民甚苦之會有郡獠入鄰境劫財物殺人盈道郡邑不敢問反置羊酒囑使他去盜果入長樂境君自領卒要之於道縛其渠魁七人餘悉散走邑簿懼變尽室宿舟中視緩急為去留君不為動曰寇來吾自當之集吏民授以方略使各分守隘要並遣卒捕逐其餘獠大懼終君任去不敢足涉長樂境邑素多火災民言城隍神衣朱所致請易之君曰火災由民不謹爾乃下令浚溝池脩火具廡舍苦蓋者易以瓦在職五載火災不復作民以為神相之矣長樂去家數千里僅以一童自隨五六年間介然如一日也秩滿歸舟行至序陵之十八灘以疾卒時子植在侍遂歛以時服後至元六月十九日也君生於至元丙子五月四日壽六十歲植奉君柩歸葬于里之深坑涼後十年甲申君之執別駕王公伯顏察見來官于徽訪得君之子講通家之好比滿謂選于京求得君歷仕政績于吏部朝命以承直<sub>即直</sub>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寔至正八年



六月也。令君氣稟剛明，資貌挺特，而操行清苦，且承故  
家令德，允游交皆國初老成鉅公，其所薰陶以成就者，  
為有自來，故歷官中外，忠而不諛，勤而不擾，廉以自持，  
誠以接物，又明練法律以輔之，是以遇事有立，不以禍  
害變其所守，而宰物者亦赫然臨而鑒之，非其操心行  
事不愧，不作者能如是乎？君歿後，客有游江西虞公伯  
生之門者，公聞令君已歿，嘆曰：「期人有用，世之才若，在  
今日急緩可仗，惜其年未甚遠，位不足以展布其才耳。」  
其為當世名流所知類如此。夫人滕氏，贈宜人，令君無  
子弟，幼荼早卒，子男女四人，君拊之如己子，植其季也。  
遂為君後。孫男二，性上經，孫女三人，皆雖不獲識，令君  
而締交於植，且聞君家世及君持身蒞官之實，為詳切  
謂於古循吏無愧也。故為述其梗槩，俾上之太史氏，以  
圖不朽焉。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八

范叔豹字說

吳興范君元質字叔豹請於先生君子求文以道其義  
 至累類十篇其辭富其義博矣而君猶求之不已且俾  
 余亦贅言焉予屢以不敏辭而君弗許乃為之言曰夫  
 即名字以求言因稱謂而知警進卒之一端也為其說  
 者容可易於言乎夫本人心稽聖訓察剛柔善惡之宜  
 以極擴充變化之妙使夫人終身誦焉而有餘上也辭  
 不徵義有止約不至灑擗不失於矜次也審於義而未  
 周措諸辭而多失無次矣前二者余不足以及之疆而  
 言且出於無次者之後君又奚取焉雖然君舍我屢矣



姑以管中一班者為君告可乎。夫君之字所以取義為豹者，以其有文而善變也。然豹之文生而有之，非由外飭而變也。蔚然而著，足以美其身。人之生而有之，足以美其身者，非仁義之謂乎？反而求之，擴而充之，雖有不美之質，猶將變焉。時至而化，則仁義不可勝用矣。而於質之美者乎？此古之君子所謂人文者也。君和易疏直而加元於質，以為名。蓋以其質之美而無昏妄之雜也。然則因氣質之善，以盡問學之功，即名字之美，以致反求之實，有餘師矣。迨乎進而能變，則和易者為忠厚，非有加於前也。疏直者為嚴正，非有待於外也。目視耳聽而品節存焉，手持足履而儀章著焉，罔不由乎中也。然則其為文也，夫盛彼以敦重，撲鈍為不足，而膏口吻華筆端，以為能者，曾不足以美其七尺之軀。而况能美人乎？先民有言：一為文人，無足觀矣。夫文豹猶見於其心，而文人至於無足觀者，惡無實也。文之在己，苟無其實，且不足觀，而况於在人乎？是亦有不足為君願者矣。雖然，文人之文，未易能也。君之求而不厭也，亦不徒以文也。然余之言，必至於斯而止焉。所以見昔之辭避而不取，發者非為慢耳。君其尚有諒余心也夫。

### 唐禹偁伯宣名字說

吳興唐侯名其冢子曰禹偁，字伯宣。以禹偁嘗從汾游，俾細繹其名字之義，以迪焉。按字書，偁本作稱，摧衡也。

古者以春秋分禾之積秬定律數正權量故字從禾既  
又轉為銓物之名既又以揚之義善事者亦為權衡之  
銓物故稱又為舉揚之義主人是以或去禾從人而作  
稱宋翰林王公元之乃加禹於稱以為己名若曰稱人  
之善如權衡之無失也非聖人不能禹聖人也又嘗以  
知人為難則其見稱也可知矣吾之所立必與禹之所  
稱者侔而後慚此公之志也又按宣揚也字從回象迴  
風轉旋而被物戾以公之名命其子而必以宣為字者  
蓋曰為人必如公而後揚于上下者可無愧尔噫戾之  
望其子也厚矣余其可不與禹侔言乎夫唐虞之際見  
侔於禹者數人而已稷播百穀懋遷有無契作司徒故  
數五教臯陶明刑厥謨孔子彰益奏鮮食無虞是或皆  
千萬世為臣子者之標準也王公以宏才直節

元文

尚友齋銘

休寧余子韶名其讀書之室曰尚友每其孳者居而習  
焉俾其交趙訪為之銘嗟夫昔者孟子論一鄉一國至  
于天下必其善士斯可友其善士以友天下善士為未  
足又尚論古之人是曰尚友夫友度其德則齊比其義  
則叶以交相益為道者也度其德則十百比其義則千  
萬者豈可以交命之哉且一介之士謂之匹士而而  
以一鄉之善名則善出乎一鄉矣由一鄉而度一國以  
繫天下其間相去亦遠矣而况於奮乎百世之上者乎

然則子韶居斯室為斯名必有不徒然者予韶少特  
特操所居晏如非其人不交也非其交不敢也今又進  
而論於古人其志之所存者益遠矣乃為推本其平居  
所嘗用力者作尚友齋銘曰有宏斯宇有嚴斯室君  
子攸居自霄而旦至於中晷罔不是於惟者先民善立  
有相德成不孤四方萬里道同則合以類相求矧在僻  
陋憤然以處焉知其瘠糲靡宿春駕無逸軌孰即而謀  
我思古人有聖有賢為世指模其道孔昭其言孔寅煥  
乎在書爰則我所畫並以誦夜恬以休匪究昌明匪存  
罔覺勿亟勿徐情有不通窮年畢世邈不相于識其所  
趣如聽以耳近而非迂慎厥御勒居中以制迹其步趣  
必端汝外必齊汝內毋逸而踰燧以耀日方諸感月道  
豈外繇於余此心千載一息厥理不殊穆々靈明對越  
在天動息與俱是曰尚友夫豈致飾以相誇譽惟子韶  
氏尚克允蹈斯名不渝

休寧縣普滿寺起南禪師塔銘

師諱淨能字起南族番易洪氏九歲得度師於郡之荆  
山寺十六受具戒於寺之一卷元久之見思睿於圓通  
即命侍香繼泰墨方忠公於荷山忠每語奇之留而藏  
鑰時元叟端公徑徑山法度甚盛每忠皆妙四葉孫也  
故忠命師徃依焉既至請居第一座至正壬午出世海  
寧普滿寺：久廢然以興復為己任既居寺地見侵於

豪奪者乃一新其寺九殿堂樓閣丈室門廡皆視其舊  
加宏壯焉壬辰之變悉燬於兵踰二年復即故地治其  
周垣重建法堂寢室而居之歲庚子得地松蘿之半構  
屋買田將退處焉而寺未有所屬也癸卯十一月三日  
終于普滿丈室春秋五十有六夏三十九初示微疾即  
屬寺寺事於弟子永壽以書告別邑令佐及交游之士  
遂書偈而逝龕留三日閣維即松蘿室所築為院建塔  
瘞焉後事永壽以狀來曰願有述也余與師遊二十年  
如一日故雖疾不以辭余觀釋氏之教行乎中土在熾  
於東南惟微若弗大振當其盛時環一郡六邑數百里  
間蓋未嘗有顯師名利赫然為四眾所歸如大郡叢林  
者休寧稱壯縣其禪寺惟普滿又以無田安眾佳持者  
往之棄而去之寺廢而復興蓋自師始師孤峭嚴整操  
行如 而激揚諷厲有古人風遠近莫不翕然信嚮邑  
大夫寓公縉紳之士皆喜與之遊四方賓客往來未有  
不造其室者雖檀施之衆金帛之積霈然足以稱其所  
建立而視一若夢幻泡影人不見其有矜容及夫变故  
之來州閭井邑莫不蕩為丘墟牛童為角鯨舞狸號獨  
身弟子數人朝鐘暮鼓晝呬夜諷亦未嘗有不足之意  
其避番易也奉元公歸于松蘿之別庵事之終其身與  
人務全始終不以趨舍殊途易意弟子永住年長於壽  
讓壽以嗣寺事而身任寺之凡役以相之成師志也凡

師之所以見稱吾徒者類如此。以非其道之所極不悉書。雖然使師不早遊於方於而進諸逢掖之林以潛心乎大業。即其所立。又鉅止於斯而已。銘之曰。昔昌黎公竒彼靈惠。欲還厥初。俾事當世。爰有君子曰。因之與喟。若大浮圖。雲門臨濟。德山趙川。暨于大慧。苟得一人。安危可繫。宇宙茫茫。豈無人者。禮如何言。求諸野吳楚。中間有無佛處。惟起南師。作衆依怙。檀施四來。以匯雲聚。幻為室坊。鳴大法鼓。劫火洞然。復為瓦礫。環堵屹如鐘鼓。朝又人天具依。今昔無二。俄歸兜率。遐迹增啼繪畫虛室。我則不能表以世諦。來者其微。

覲仲弘先生改葬誌

新安有質行君子曰覲仲弘先生。以其學教授于黟。二十有三年。既歿而家貧不能葬。逾四年。廼克反葬于休寧故里六丘之原。地下濕。故更諸爽嶮。力未能也。黟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門人汪志道第存心相與謀曰。先生設教吾邑。遂留家焉。蓋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吾里西北黃坑有善地。請改葬先生於此。以係邑人之思可乎。其孤聞之。謙不敢當。又二年。為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瀛赴官饒州。道過汪氏之居。聞其言而嘆美之。曰。吾於此。得以先生之賢矣。且以弟子之地而葬其師。義無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已意為甚。授先生家。又命諸孤急。諏日營葬而後去。於是

遂以今年乙未歲正月癸酉改葬先生於黟南黃坑余  
思塢之原從黟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為名高而  
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可交非其義不取非仁義  
道德之說與嘗論定於郡先師子朱子者不以教人凡  
污苟且之事不接於身利害得失揣摩計較之辭不掛  
於口雖大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可見疾  
有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歿而復思之  
倪氏世家休寧至先生而益貧無以為生居常授徒以  
養黔人汪君泰初聞其賢而敬禮之築室下阜里中請  
先生奉二親居躬率子弟與邑人問孝焉志道存心  
皆其子也先生諱士毅字仲弘其字曾祖機祖文虎考  
良翁皆以文孝教授其師曰陳壽翁先生亦休寧人所  
著書曰四書輯釋閩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為纂釋之  
例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其卒  
也以戊子四月初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吳氏子男四人  
尚綱尚義尚德尚禮尚綱後尚汪氏尚義為從父士仁子  
女嫁徐宗顯孫男銓女幼始先生居父喪未終而感疾  
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與吳氏相繼卒故黟人尤哀之  
葬之日凡為先生之賓友與門生弟子皆會竊感黟人  
之知義周侯之樂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也既塋乃  
謀買石刻文墓次以泐自幼為先生所知又號為能知  
先生者則授筆焉泐聞戰國秦漢以來大道既隱而忠



信孝文博厚之士世亦未嘗無也聖學復明於近代士始以知道為宗久之又失其傳而孝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節卓行鮮復見稱於時則民偽滋而世變極矣若吾倪仲弘先生者何可得哉故因誌改葬而略見其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觀焉

戴廷芳母金安人墓附墓誌

至正三年十一月庚寅戴君廷芳葬其安人金氏以子號士文妻孺人氏附親安人兄之子也地之戴氏君里南田山鄉遐富之原壬山同坎異聞以疏甃距安人沒七年孺人沒十月初安人喪夫踰月而生君卒喪提孤子號泣歸其父母既重憐安人無依親為鞠君於家君既長還故居自傷生不見父常哀戚無喜容與人言及其親輒泣下安人卒君服喪營葬將有以自致者江南地多砂礫水泉歲善壞尤拘方位時日君三世單特思得久大之飛而里客師人人異言葬是以緩紅巾之亂君先事孀家逃難建德城中喪其子婦事平以喪歸尚文念妻有淑質男女輒不育又不幸死外郎別葬他隴在遠或忘請於君是以附葬君之歸自建德也居室既燬於盜服用百物無在者君一不暇嘗日惟卜葬是務嘗有瑯意行先人墓比陰端陽倪昭晰呈露如掌領振棗側囊出物蓋有得於山川中合妙焉而風水家來觀者莫不著若發蒙脫口稱善無復以徧辭橫義是

以克終大事卒如其志云戴故休寧望族入國朝猶稱  
大家方與未艾吉土殆天授尚文為明經選士閔賢媿  
早亡無嗣請從葬祖姑其虔心厚防患遠亦宜惟君孺  
慕終身不蔽於天下不誅於人其未葬也如有負而不  
酬其既葬也如有釋而獲免世之恍忽慢藏與貪戾屢  
廷或數世不葬者聞君之風庶幾少愧而古者城域有  
私塋不踰時未葬衰麻不除真帝王中國之制哉君世  
系見故翰林直學士貢公所為君考南山處士墓誌尚  
文今由鄉卒為句容校官金氏曰宋迪功郎嚴州司戶  
參軍脩和曰成忠郎武岡軍新寧縣主簿華曰國子生  
應鳳安人曾祖：考曰皇贈武畧將軍江浙行省副都  
鎮撫南庚日平江十字路萬戶府鎮撫震祖孺人之祖  
父也前事尚文從外舅金戾過余山居言祖毋葬未得  
地重為家君憂色辭甚寔方曰君家流澤遠雖不求告  
地將自得事畢君復過余日子言其然惟子婦葬附祖  
姑恐後來莫考願有述也故為之誌

書東坡尺牘後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  
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章經濟如賈太  
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如留心佛乘交禪伯如白  
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李長年超然遐奔  
如安期生毒子真此公平生奇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

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六傳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言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真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舟舂陵子學書，所論黃君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靴糠土苴，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黥川寓居，故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休寧趙某。

書蘇秦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

邵庵先生文章，李閻冠冕一時，而臨池之工，近代莫及。今大參趙郡蘇公，以成均舊游同朝，久得先生手筆，為多。比來江浙而先生沒，乃出前後十有七紙，以清河元公暨先生與其先公二帖，并於卷首輯而藏之。至正九年冬十月，訪謁公于臨安私第，公出以見示，因得諦觀。連日竊思曩歲獲傳先生燕間之論，無及當世人才，必曰：吳伯修方起，請曰：蘇公今見用於朝，有大名于天下。所錄當代名公言行，辭章山林晚進，將窺國朝文獻之盛者，賴此二書而已。若公孝行之詳，則或不能盡之於是。先生為言：公所以賢於人者，因領侍史抽架上文字一帖來。此伯修所作鎮湖南時錄，此以見寄者也。方展卷，疾誦先生遺允聽，為至論帝王統緒之正，先生止方讀，嘆曰：論茲事於前代先儒，具有成言。若夫世變不齊，異辭蠱起，自非高見遠識，公萬世以為心者，安能明決。

如是乎。縱以每讀書一篇，先生必為申其旨意以告在坐者。且日伯脩之父簡潔嚴重，為其如人。吾嘗欲叙其述作之意，顧老病未暇，今當成之。俄其子敬祖從泰政，幹公辟為江西省宣使，當受事，趣京師，歸求契舊書，問以行。先生曰：自吾歸田野，未嘗以尺牘通中朝。故人惟蘇伯脩、王公實，乃無間爾。即口占二書授簡於方俾執筆焉。首末外封名，皆自署，未幾竟以病不起，叙不及為。敬祖既丁艱，故書亦未達。尔然先生卧疾時，嘗謂諸子曰：吾歸閑久矣，知心之交存者無幾。汝曾欲刻石壙中，求銘蘇泰政可也。今觀先生與泰政公父子諸帖，皆詞意淳悉，情誼藹然，見其於公世契深厚如此。趙子長帖乃歸田後第一書，惟寄声君實、眾仲，所謂無闖於此，可徵。眾仲嘗從先生游，亦親厚及之。蓋雖家人子弟，故間事未嘗屬他人。尔卷中有曰：足下力孝修行，推於實用，任重道遠，有曰：閣下物季問所歸，皆與稱公之賢。以語訪者，諱旨不少異。蓋先生知公甚深，期公甚遠，匪為一時游從之好。故其平居孝弟者言，即其所嘗告公者也。托貞右於幽隧，豈偶然哉。先生好魏晉法書，如卷首在朝數帖，雖臨事遣筆，楮墨各殊，而指腕妙處，使宋元章、黃長睿在亦無所容喙。自生目後，字畫多欹側，重疊然筆意猶彷彿，可見代書泛出門生侍史，得以口授。故時有託字，所謂副端門人南遊，應遣侯之，應當作因尔追

念疇昔為之慨然乃錄所聞先生語每手書中有相發者系于篇終諸生新安趙沅謹識

讀黃侍講所撰御史蘇公治獄記後

沅讀金華黃公為博士時所述趙郡蘇公至順中為南臺御史平反湖北冤獄記一卷初無神異卓詭驚動世俗之言而謹當精詳莫非洗冤活人之實事蓋知二公之賢為有在也昔沅遊江右見一名鄉家乘記其為御史西臺日斜所部分司錄因失實以子竊父財亡去為父追得為掠取財物彈文用葉公語趙高事為偶句對屬親切聞者喜傳道之其後有譚此事於泰政幹公之坐者公曰此事正冤却分司劉伯溫不知之伯溫者前監憲張掖劉公也夫莫親於父莫仇為盜此且人理所不難辨者而一昧於名實則雖廉察之吏不能知其所為父果為盜然則有意於平反者真能自必其無一法之誤也若蘇公之治獄則不然因其無得死之道而生之故者生非幸因其無可生之道而死者不寬是以黃公所述文與事稱不餘一辭蓋皆非知道士之不以與此有志乎文章政理者宜於是焉得師矣竊取掇其說於卷終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後

歐陽文忠公晚歲好習書意有所至輒形紙墨若今趙郡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李士恩禮頗不及唐然

於天下國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猶以其職不當外同百司故漸脩故事蓋君子居是官則思尽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曆主上尊禮不如公孫丞相者其肯一朝居乎且魯在致和間為職事言可也治平初入政府熙寧補外矣猶記錄閱視卷之不忘故廣其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夫豈以遠近親疏而有二哉時王荆公方得政識者謂都俞之間有樂子無知之意蓋與文忠用心正相反則尽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致於敗乃翁事亦可怪哉

宋處士誄

處士金華宋氏諱文昭字文憲曰峯峯處士者集賢院所賜號也處士以質行信于鄉里郡邑見稱于名公貴人以聞于朝著於是集賢院為制處士號下其書以旌之其子曰濂亦用布衣召入翰林不起以遂其養而父子一時俱見重於縉紳夫汙辱與景濂游而不及升處士之堂親炙其德容辭氣以窺其所存之萬一然嘗觀景濂博物洽聞足以名世一而不以自多為文章下轍魏晉上擬周秦而視若蝸翼蛇蚶竟可以慰其親雖憂患在已而不諱志有不得行雖縻之以好爵而弗顧凡世之所謂稱譏榮辱漠然若不入於其中可謂賢矣逮其述處士之行且猶歔然自失以弗克承明訓紹先德為憂則處士之身教蓋有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者乎

慶士年八十有一以微疾終之日漁舟口及子若孫  
咸在右蓋世所謂全人備福者而遠近聞訃莫不嗟不  
悼悲傷哀善人之不可復見也乃作誄曰

維慶士之先世居于秦載自唐初厥有聞人憲丞大理  
實廷吳興為易講師朋來振二五季弗靖再徙烏傷時  
維体仁教義益彰卒謚文通河汾有光奕世皆儒幽而  
不揚潛溪之濱伯仲來止宋熄其炎世族中否吏虎而  
冠盜聚蜂蟻孰能厥居完而弗毀積厚未施雖伏必發  
爰有吉人溉其萌蘖雍容紆徐有待無捷委祉垂祥以  
開來葉猗欵慶士稟淳毓和內剛以義外則柔嘉涵濡  
薰陶夙成厥德孝以事親誠以接物其孝伊何服勤尽  
瘁懇一苗畬載觀其志其誠伊何內省必端一諾之信  
重如丘山鄉鄰有急臨難毋苟彼狂阻飢聚嘯林藪吏  
資其畫卒殲群醜捍患之勞用昌厥后教子諄二文通  
尔思積久充大蔚為儒師彼富我仁彼爵我義貽厥之  
志孰為稟乎自人一善喜見眉間遇不仁者咨嗟佺顏  
非矯而崇卑聞然簡儉冲默自全其天里闡推尊一宗  
姍是則声流天朝雅號攸錫配彼蓉峯長樂無極属惟  
艱屯顛沛離析履險如夷有馮如翼天祚高年韋昭世  
德世德方興有子名哲大發於文施而不食增崇本初  
以考元吉如何不泚本壞山顏善人云亡四邑之哀嗚  
呼哀哉代未識公奪文公子載欽道義匪但文患出入

惟親競：喜惟脫遺疾：躬奉甘旨孫子：孫均慶同  
美胡不百齡遽聞摧毀與壞悲慟痛如在已歎致生芻  
况痾未已述德序哀敢忘喪已嗚呼哀哉

御書贊

徽州路休寧縣達魯花赤臣稚合亞以先臣所得今  
上皇帝御書和齊二大字示縣尹拜首稽首而述贊曰  
穆：皇明神文冠昔由替而飛乃見天德瞻茲守  
臣和衷以君愛錫嘉名：雲章華如按体結字四筆  
而成日月分曜山川奠形龍圖河出羲畫攸則於予  
聖心千古一日皇明御寓並育群生鳳至麟遊萬邦  
以寧小臣在官敢日踈遠敬順圖達溫恭是勉至寶  
所在榮光必騰最尔世德曾孫是承

贈河南省泰政追封真定郡公蘇公畫像贊

義足以守身故不乘時速而化忠足以体国故能因事  
而有為是盖世所不趨患有所弗避而卒能活邊庭數  
百萬之衆振殊俗以書詩者歎噫錫爵受封顯榮褒大  
者報施之彝道尔當巽懦苟安之日微斯人其誰與歸

題方舟小像贊

托高間於冠冕攬縑素之寄芬仰蒼松兮烈：頻逝川  
兮法：彼開元丹黃初何大雅之不群羗釋卷以忘言  
見青山之白雲

賀鄭師山先生書



自聞先生被詔命即欲一見左右稱賀病甚不能去此  
月八日與曳至中途見道路東行者皆却走言苗軍且  
至食卒莫知其實輒亦引歸一二日來訛言甫定而病  
復作恐旬月間不得亟見故敢道其所欲言者以書先  
生幸加察焉訪聞鄉里之論有謂可為先生賀者有謂  
當為吾郡賀者有謂先生當受命即行者有謂先生可  
無行者此四人者非惟不知朝廷之意抑亦不知先生  
之心也國家自世祖以來不惜高爵顯位以起山林之  
賢誠令典也曩者如汴梁吳彥樞閩中杜原甫皆嘗被  
斯命矣然則特謂可為先生賀者未為知朝廷也吾郡  
先達衆矣以布衣召入翰林誠未有如先生者當今四  
方多故宵旰求賢如渴豈無意哉然則衆論可為吾郡  
賀者亦未為知朝廷也若愚非惟不敢為先生賀而亦  
不敢為吾郡賀直以謂當為天下賀爾前輩謂士大夫  
惟出處一事不可謀於人蓋以時義之不齊而士之自  
處異也自處者異處則其為人謀也難乎其適中矣矧  
可以輕議哉則或謂先生當受命即行者未為知先生  
也昔之以處士徵而不至者蓋有之矣若夫言論風旨  
漠然無聞徒使上之人謂賢者不為世用而弓旌為虛  
器豈君子之志哉然則或謂先生可無行者亦未為知  
先生也若愚則非惟不敢贊先生以必行而亦不敢尼  
先生以無行直謂先生當有以報朝廷爾夫天下之患

莫患於下言之而上不信今也士大夫一言而丞相信之丞相一言而天子信之此先生所以有今日之命夫以公卿大夫圖天下事而皆若此何治平之不易而寇亂之不足憂也其可不為天下賀哉且士大夫言於丞相者必曰鄭先生惟不出耳出則天下事可平也丞相言於天子亦然天下事先生與有責矣其可不思以報朝廷哉夫謂當為天下賀者衆人之情也謂當有報朝廷者先生之志也公卿大夫不計天下利害者五十餘年是以至于今日今其故事雖多以先生之明慮之如燭照而龜卜尔事固有難於口陳而易以書道者古之君子欲有言於上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未嘗不以書也事之敝者幾何其所以致敝者何也救之：道當何如以先生素所積蓄出而書之且書如辨蒼白數一二尔竊謂先生當條列治安之策極言無隱同為一書如果行也則以獻於天子不行則上之中書先生言之而朝廷行之而天下被其賜先生雖不仕猶仕矣先生言之而朝廷不為行之而天下不被其賜先生雖仕猶不仕矣先生固無負於士大夫矣士大夫固無負於君相也夫是仕不仕猶不足計夫而况於行不行哉昔蘇明允以詔書召試不起猶且以為君命不可虛辱於是有十通萬言之獻今朝廷所以待先生者至矣先生其可但已乎然則先生所以報朝廷者莫善乎是明矣

果若是將見先生之道措之天下而有功垂之百世而無窮然則雖為先生賀可也豈惟天下然雖為吾郡賀可也豈惟先生哉方之所以為先生賀者如此雖然非以為先生慮不出於此也蓋欲探先生之志以解衆人之惑尔若夫可行而行可止而止則先固久定於胸中夫愚誠不敢贊一辭尚圖走見以請尔書不尽言伏惟亮察

又寄上蘇運使書

即日未審尊候何如伏惟納福。向因高則誠如京師嘗附短狀上閱起居計當得達左右迹者伏聞暫持玉節出判清臺日與士民同增鼓舞逢掖論之論卑謂蓋美誠經費所賴第以閣下居之則為非宜。竊以為不然夫古之君子所以任天下之重而繫一時之思者初無分於出處也豈有中外之間哉矧積敝因仍禁推無藝海隅殘孽尚煩干戈閣下碩德雅望輿所歸憂深思遠刑於辭色撫綏丁戶於彫瘵之餘俾之安土樂生蓋寧邊郡則湟池赤子喘息無地請命有期夫夫豈居一官效一職於他日者可同日而語哉。且一二同志山居讀書期稍竭駑鈍以無負於門墻而意廣力孱未之有進惟曩歲所聞誨語則不敢斯須忘耳虞宅得歐陽公為神道碑計已徹尊覽但所據行狀未經刪改謹皆繕寫上呈伏惟閣下必有不判之論可慰老先生於九原

也。劉靜修先生墓表。曹季士誌名。偏州晚季。皆不得見。  
欲謀重拜門下。以畢其所欲言。秋暑尚隆。未敢  
輒易參謁。伏惟為國為民。善自寵珍。以副善類之望。謹  
奉手狀。不宣。

答朱學正書

伯仲宅人來。得五月初所賜尊翰。鴻文妙稱。姑使馬圍  
諧說。豈韓退之效樊宗師以文滑稽之比耶。承喻前所  
委。伯仲善若不能不動於浮言。故有相看者。又安得起  
墨床單至。嗚喧慙慙之倫。相與共論斯解哉。前書大要  
是怨於動。何有嘗聞諸君子曰。路人則不怨也。動不動  
屢復計耶。夫詭譬辭襲。取快一時。使聞者相傳以資譏  
浪。初無損於人。然惡蛇之影。而又畫其足。則夫入皆得  
竊原情誅意之法。議之而終無益於己事。江空歲晚。持  
是安歸。未弁之詩。異乎采薇。以此夫。豈計一己之毀譽。  
又奚恤夫外議之長短。輕重哉。又謂農商耕販。不為汗  
下。此真名言。今四民之中。自食其力。而無愧者。惟農商  
爾。嘗性太史公傳貨殖。不為分別。近稍適其意。蓋貨傳中  
所云當世賢人君子。即平準書所謂不執逐利之民也。  
其曰富者必用奇勝。則不加賦而民用足之術。所從出  
也。此其意自有在。與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者。初不相悖  
也。而世俗但指子長無貨財贖罪。故憤怨而作斯傳。可謂  
寬甚。近日朋友作事。大抵皆是欲以奇取勝。吾志行超

効報讎必有毫釐千里之憂矣此在立教者不可不知也雖然由今言之尚不為無罪秋風氣清倘得解后必將無然於斯度謂見尚遲故稍罄竭伏料明睿所照必有以信其非區：自表者矣東垣方一冊如命奉納蕭易考原乏佳楮筆未能踐言書府鍾元常四帖敢假一觀不惜檢伯仲幸甚梅雨時晴伏惟厚自珍愛不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山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呂景武哀詩并序

呂君景武，山東即墨人，倅景文，其兄也。曾祖整，至元間以百夫長從征，交趾軍敗，不屈，挾二因投海死。子孫世其官。至景武始讀書，為諸生，受業江寧郡李山東陳子恭、江西朱景暉。吾郡唐仲實，其師也。景暉死，君請於父，具凡費以禮成喪。景暉嘗言星變甚異，亂必自兩淮始，久之果然。姑執瀆，景文得脫歸。侍太夫人，郡城衆殲，卒奉太夫人以兔。既而有薦其才者，授今官。景武出入兵中，竭力以養其親。歲時省兄，新安求唐先生拜之，請於兄而賓禮焉。戊戌十月，以病卒。推厝，問政山下。唐君為

詞以哀之、其序之大略如此、星溪俞仲謙問余疾山中、且言郡人德呂侯而無以慰手足之思也、因出此卷觀之、為賦詩一首以書其後、

山東有壯士、曾出古諸姜、起從樓舡師、軍敗耻生降、挾囚投海死、終不愧鷹揚、有孫居郡校、刻意攻文章、師亡於我殞、喪具倒貲囊、太兄縮銀符、慷慨百夫長、忍死脫營、時亦來兄傍、一疾竟不起、呼天但茫、何以慰母懷、相看涕淋浪、世乱獲考終、安知短與長、郊原多白骨、豈解歸山岡、

懷趙伯友

鐵石為君腸、竹柏為君姿、耻以烈士名、况聞蒼高辭、宿昔意不忘、契濶復奚疑、日落江湖遠、思君、不知、

悼子培

無子未嘗憂、有子悲不育、妙質世所稀、我窮烏得鞠所、嗟、百日間、奔走無停躑、賀者猶在門、房中已聞哭、汝病吾不知、汝名人已錄、我無高飛翼、安用煩羈束、奉身如拱壁、世乱遭指目、禍福來無端、每虞連骨肉、殤子古稱壽、彼蒼非汝毒、勿羨彭、而聃、貪生常局促、

權伯文倪文明皆和病中用韻答之

卒子過中年、有懷期長育、一為重疾纓、始悟非我鞠、禽鳥墮其雛、哀鳴猶唧躑、達士音鍾情、吊者相向哭、豈愧

東門吳名言端可錄自君情事淺獨我形骸束卜商帳  
離郡過在喪厥目吳季祖且號終委骨肉是亦言其  
子將無嘆荼毒苦辭君勿譏弦急知柱促

病士

病鷹不忘擊病驥不忘驟病鶴不悅咏仰睇宵漢翔惟  
有病士心死灰不復揚君處恒鮮歡起行若適亡逢人  
目輒動內傷外周章口雖強諾唯追者但茫已病且  
忘療焉知民未康多謝遊談者勉旃思自強是豈果蒞  
玆為尔充圖亦

黃失嶺

連山際甌閩峻嶺限區域排雲上霄漢鳥路綠青壁敢  
辭登陟苦藉汝障鋒鏑茅屋數家村蜂房劣容膝連貧  
戒負乘接踵來未畢久病惡煩囂偷生宜屏迹清晨凌  
絕頂回首異喧寂振衣飛馬上稅駕青松側故鄉如墮  
甌舍此真何適誰為南蒯計從子非無畫乾坤遊板蕩  
天意安可測寧非克人禍兼欲逃鬼責出門風雨作對  
面千里隔夜歸不能寐澗水鳴哽咽

扎溪

谿行兩崖間僦居疑作井天字不日大終日如蛙龜偏  
師方蓄鈍深壁據吾境換金萬壑震樹羽千峰靜誰為  
幕下士謹浪佞優劣因人思抵隙批亢期一逞惟藩聞  
大率萬騎推鋒穎賈勇用憑河長驅逾峻嶺短兵不及



接肝腦塗蒸梗壯士耻生降引刀還自剄蒼皇各星散  
覆轍難再騁坐憐申息老吞声但悲哽

峽源瀑布

寒峽隱空隍尋源觀瀑布懸空下千尺飛鳥不敢渡電  
激山岳摧霆悍鬼神怒陰崖排積雪雨雹一時洶崩騰  
時斷續噴薄起烟霧隨風肆飄洒霹靂濕冠屨我來屬  
時艱對此忘百慮塵襟欣一洗僮僕不忍去崇山浪吳  
楚僻遠誰能顧應有避秦人巖前覓微路

馬金嶺

柯山界番歆阻隘方拒守長戟列道周短兵人在手時  
危樂攻勢世亂腥龍敵將無土風異山惡石更醜嶮岩  
鑿蓮聚揭孽離題走逃生有倉卒隱約現瑕垢蕭條馬  
金嶺寥落衣冠後群彥自相羊嘉禾雜狼莠汪侯氣金  
玉姚子淳若酌細款玉宵翁歲寒疏二友一見如平生  
殷勤接杯酒深慙下榻意內顧吾何取昔人重結交天  
屬非外誘豈伊相為賜而我顏獨享秦俗貴擾鋤跟虞  
况雖偶利害毛髮間浮雲變蒼狗無為忽北去悵望空  
回首

牛嶺

牛山背諸嶺窈窕扶車北谿虛路欹窮天闊山如闕民  
淳絕外想衣食惟耕織松門初按堵薛廷斷行迹屢空  
無鬼瞰陽九免突厄避地偶生還逢人猶警惕兵戈屢

反復所至踐荆棘。棲遲向良友。勝處分半席。熟寢召驚  
寃。忘言住深息。舊書時一讀。引恨還拋擲。遠汲漱寒清。  
幽尋慰孤寂。鶯啼惜餘春。燕語愁時久。飛蝗蔽白日。慎  
忽輕薇蕨。

仲本子文同遊青山閣上

單袷試初晴。臨流散微步。追隨二三友。况乃值春暮。歎  
危度橫役。惻愴臨丘墓。意行各後先。殘潦尚盈路。鷺起  
若雪飛。繽紛集高樹。荒村林下盡。羨爾得幽處。神疲欣  
少憇。志適遂忘去。歸途不覺遠。時与憇者遇。

月潭八詠

月潭

百頃嶂重淵。幅員如滿月。蒼茫千山底。見此蛟龍宅。雲  
氣起中霄。油油接天闊。沛然三日雨。一洗人間熱。

石門

溪迴千澗合。峽轉群峰集。陰森双闕峙。洶湧水涵急。山  
根有魴鱖。常恐風雷入。非無江海思。耻作枯魚泣。

觀澗亭

積雨生溪漲。洪波遊滔天。饒龍雜水怪。踴躍乘風濤。結  
亭臨水上。稍息待渡勞。斯須良易忍。毋為覆輕舸。

臨溪閣

高閣瞰流水。輕風不揚波。棲遲以樂飢。日暮憂思多。遠  
岸映修竹。空庭涵綠莎。千戴滄浪詩。懷哉聊永歌。

釣雪舟

積雪徧山林，寒光蕩溪澗。虛空無塵滓，毫末皆可覩。王  
生宵返棹，遠子晝扃戶。小艇獨垂竿，高情付千古。

平林小隱

種樹清溪上，結廬在林幽。週迴十畝陰，俯仰三十秋。不  
食非其力，灌園乃良籌。以安遺子孫，長樂無虞憂。

星洲寺

叢林好風月，勝絕傳星洲。蕭條兵火後，共憶禪房幽。伊  
垂開萬劫，與滅何時休。百年未可料，况作千歲謀。

顏公山

時有兩人在  
此山上讀書

顏公超世者，遺跡在茲山。物和人穀豐，龍駕誰能攀。扶  
策兩奇士，短策双月寒。高科豈不美，詎知今所觀。

道園分韻送費無隱之金谿槐堂

得入字

春風吹客衣，供張在泉隄。行登陸公堂，俎豆昔所習。易  
簡自得師，聖門乃優入。六經元註我，妙悟非擬拾。高山  
風仰止，岑絕捐梯級。悵望不可扳，懷君空佇立。

得菴墓於閩山之半山書示道友

浮丘說詩罷，斂裳避鋒鏑。居然買山隱，豈踐巢由迹。茅  
茨已在眼，奚俟道傍室。結髮奉為儒，中年迫衰疾。自無  
風雲思，寧有烟霞癖。已矣復何疑，風光如電激。

癸巳除夕次韻倪明善贈思敬

誰將一飽計，便作百年期。末季非吾願，昔人真子思。鴟

原新有詠鶯吞久無詩用底陶全夕中宵進一卮  
入山

檢括山林尺誅求鳥雀悲力微思引隱避勢迫遂相夷誤  
返屠羊肆空憂漆室葵浮丘如可覓携手訪安期

張中相祠

孤城經百戰忍死復揮戈節義昔如此江淮今若何山  
深遺祀古地遠乞灵久觀望成功者烏能保不磨

寄程景陽

慷慨憂時士相知誰獨深頗間類飲酒猶勝苦求金世  
亂因為將家貧不愧心五噫毋速逝奔案有知音

丁酉柯山除夕

四十明朝是飛騰柰汝何無家室有夢對酒不誠歌地  
僻交游少途窮憂患多塵編珠未就遲暮恐蹉跎

雨中有懷二首

隔樹人頻去呼簷鵲強知書來端後到雨作後難期歲  
月君猶可山林我不疑直愁心未了長使恨空垂  
舊約來今雨奚猶滯遠山此生須可斷自慮孰相関未  
竟為儒步常憂涉世難烟塵蒿目地祇益髮毛斑

蔗菴

嘉植咀世液升盤自初筵近本味方永將中節逾堅多  
艱思往昔夢憶有開先橄欖紅鹽後蕪葭白露前階庭  
森玉樹里巷迂華軒室小元非陋文高况可傳虞廷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養老絳縣孰疑年術之方來日冥之已定天烹鵠記黑  
白、食蜜忘中遠周兄本無恙化蝶匪支言

東山趙先生詩集卷之十

黃庭山中

高杉翳兩岫，澗徧行。送微陰，嵐迫短景，屋角無停暉。山  
童夜不寐，兀坐燔栢苗。開戶日已晏，繁霜炯茅茨。瓶粟  
苦易空，東玄少巖薇。窮猿得林杪，豈在芳樹枝。鹿豕不  
群，群鳥鵲寧見疑。岐路久忘感，素絲誰復悲。西適懷伯  
陽，東君思仲尼。天囚坐淪落，曷顧人間非。藐彼姑射宇，  
神凝安可希。閉關齊毀譽，目送孤鴻飛。

贈荅唐宗魯

驚飈振原野，草樹日已疎。客子懷故林，哀鴻雲外呼。九  
土人相食，烟塵暗長途。骨肉一分散，東甌定勾吳。側身

無津梁飛夢輕重湖荆璞時未琢所貴璉與珣棠溪古  
云利百煉不受誣憂患啓明哲狠貞奮良圖熠々草上  
螢青々澗中麻已感秋日短復悲冬夜徂陽光燠幽昧  
陰壑群生蘇歸舟泛春濤一觴酌伍胥

春暉樓

碧草忽無色青陽去如遺天地豈不如母恩那可思雖  
有白日上當慘無輝子身耿毫末欲報知難為云何  
百年間飄若狂風吹高樓橫側基愛々遲餘暉徘徊若  
將見彷彿終自疑我母亦愛我一朝還棄之泣尽眼欲  
枯眩然為君滋青々原上草勿謂過心微及時當自媚  
奄忽徒傷悲

松雲軒

長松被高岡白雲起幽谷晶明散餘彩茂悅欣自足去  
住本無心悠然媚貞獨庐居属多感開軒展遐瞩瞻茲  
適情情悟彼傷局促衰草衣寒烟浮埃集取撲攝交入  
幽思鴻文知善最

客去

空齋春雨歇客至睡初醒談劇契闊後坐竟林煙暝臨  
分出著語意重千金贈俗薄盍少卑物情貴相迎稽康  
異阮籍得失良可鏡嗟余歌伐木江湖早游蓬咏重事  
高賢開風欽一行錙銖視軒冕掩耳逃問俗歸瞻桑與  
梓所遇無不敬折節混光塵反躬寧有競青天行白日

皎潔淵泉映，一朝乂夜迫。幾載驅馳併，間閱豺虎群。語  
曲蛇蝎逞，直氣不宜棄。煩言匪吾病，松相生高岡。受命  
獨也正，移根入盆盎。盤屈非本性，奉首謝客還。悠然發  
孤詠。

君子貴泛愛一首

君子貴泛愛，結交非尚同。相識不相知，始合終必凶。月  
落城西隅，流光屋南東。思我平生友，起行涕沾胸。紅塵  
蔽白日，山海闊音容。泛：水中萍飛；地上蓬植根。兩  
無定，浩蕩隨秋風。飲食強微逐，誰能側其中。不如牛舛  
承鳥鵲日相從。

丁亥歲送汪子翼赴朱石書院山長

汪子富儒術，雜文驚有司。橫經得專席，往主聖哲祠。昨  
者过我別，清言不及私。惟念紫陽翁，周程以為師。云何  
陸子靜，所學獨異茲。後生將焉從，此事宜精思。斯行聊  
爾耳，寧復計斑資。嗟予素寡陋，求道困多岐。離索亦云  
久，陸沉乃其宜。一聞君子論，反躬愧湮微。神心異象罔，  
誰能掘其機。閩洛有遺言，本根實在斯。及門多通明，經  
說乃見機。朱子晚所造，卓絕知者希。象山如可作，豈復  
憂支離。使其或有異，在我已無疑。前修去已遠，問辨將  
曷依。子有千里行，誰能糾子非。朱石古重鎮，精庐俯危  
磯。乾坤有分合，此地見興衰。子登峨眉亭，勿作雍門悲。  
應懷謫仙人，宮錦何淋漓。橫絕宇宙間，飛黃不受鞿。君



子慎脩己深潛厚自持斯人固天放跌宕將安歸適道  
必有途積德必有基所貴敦實行无為尚虛肆俗季昧  
本原希微罕真知侏儒笑俳優長者豈吾欺念子實命  
我斯言非我宣敢共奉明德白首以為期

觀輿圖有感五首

朝雨芽茨濕披圖嘆禹功山河四載裏宇宙九疇中水  
性惟趨下民生本易窮胼胝豈無事大智與天通  
四覆應難辨三河尚可尋功推城濮焦澤想召陵深問  
鼎猶懷惡投龜肯易心尚無管嘆孰憶到于今

轍已環諸夏居猶憶九夷雖求伐木處尚恐饋豚時夾  
谷真成謗中牟不易知惟存刪述筆赫々起周衰

皓首陳王道時君孰可當艱難忘稷契容易託齊梁越  
豈資冠冕秦方用虎狼空聞婦大老不復見鷹揚

維世邑初南渡東都元北轅已符前五閭空憶後元三世  
漢唐宋為分合巧相似短長難算論女真如拓拔一統  
後三元世中原

星溪行

按星源志五代劉制置記新成實在戊戌今新城亦  
起手戊戌初邑人汪司空移治弦高既去而劉公來  
繼之今汪侯亦邑人也既去而三公來繼之時星源  
為一軍籍隸新安今亦別為翼古今事脗合有如此  
者非天其孰為之乃作星溪行一首俾言運數者有

所徵馬

弦高顧石耳，百里迴蛇涎。狀如怒洪波，勢粘天世  
亂產豪士，自秉邑中權。天將靖斯人，拯溺需才賢。久假  
理必歸，時至從時遷。五季昔板蕩，譜諜猶能傳。新城何  
爰業，再見戊戌年。代禪若一契，斯須詎可延。侃石將  
軍，相命資來宣。嗟尔兵弁民，毋為畏繁言。戰耕各自力，  
撫字無煩偏。窮山多掩映，朗月當空懸。分合有相似，披  
圖乃昭然。為言負固者，跡此星溪篇。

奇石道人詹君有約同入山結茅脩度世之行因  
賦此為贈

混沌裂真元，洩媧皇死。坤維絕龍蛇，起陸發殺機。七曜  
無光天，雨血陰陽日。汨亂五勝還，相賊荒村有鬼哭。黃  
昏白晝搏人愁，過客道人隱豹虎中。面冷神清，雙眼  
碧，相逢一笑眾皆驚。非佛非僧誰與識，昔遊溫洛涉襄  
樊，曾酬田橫吊諸葛。道傍拾得徑，手珠千里持。歸光澤  
澤，業如作吏總無成。夢中時見帝三益，洛陽見客結交  
來。痛飲強歌空度日，江陰脫命真豪釐。蚺城東向予頭  
嘶，萬乘猶知敝屣輕。布衣何苦纏微纏，嗟余避地偶生  
還。病骨支離中自惻，詩書為累身為仇。五漿先饋非吾  
德，洞天元只在人間。碧桃千樹迷行迹，丹石俱入無何  
鄉。從渠火燒海底山，相繫

讀阮嗣宗詩

明珠照北林，鴻鴈有哀音。  
攬衣起坐，彈鳴琴，憂思徘徊。  
獨傷心，可憐堂上坐，荆杞空自繁。  
華粲桃李，種瓜寂寞，青門外，采薇悵望西山址。  
芒屨雲歸大澤空，後五百歲無英雄，途空痛哭誰知者，沉酒狂言元自公。

義犬行

吳家吠犬來東甌，左牽入門，雙淚流哀吟，錯寞憶故土。  
迹迷遠道空回頭，晨昏不警亦不食，累有似南冠囚。  
王孫雖小頗慧黠，日相狎還相優，援頤騎頃不知止。  
犬心悅，豫忘其悲，莫歸返走堂上戲，曉起倒載田間遊。  
遂安火夫忽有禽，覓此如拳安可留，王孫一去犬即死。  
異類相感夫奚由，高賢結交重分義，豈若飛走相朋儔。  
凶終隙末古所嘆，至今撫卷令人羞。

黃星行

八月十六夜未央，天中皓月懸清光，大星稀少小星沒。  
出門四望山蒼蒼，我生不讀甘石書，但見一煜明且黃。  
今宵不見鬼童怪，已隨斗杓却落西山外，石闌徙倚聞幽香。  
荷葉團團大如蓋，黃星明夜當復來，清露為酒荷為杯。  
奉杯漫與黃星壽，自古昆明有劫灰。

登煉丹峰下尋隱者舊址七言古詩

我遊黃山當嚴冬，雪消日暖天無風，欲求昔人棲隱處。  
發興况有高僧同，為缸側足日已眩，絕繁下瞰心為冲。  
交流二澗瀉空洞，樵采不來蘿逕窮，差我亂石大如屋。

蹴虎豺登虬龍手披灌木出林表仰從雲外窺奇峰  
中高一柱揭南斗傍峽兩岫森寒松文楸萬木翠如織  
宛：內蓄何冲融仙灵窟宅景象異豈与獨世同污隆  
名姓無傳年代遠只有石曰留遺蹤摩挲考擊三嘆息  
恨不並世來相從因憐李白升絕頂空吟萑菑金芙蓉  
十年戎馬暗南國人間厭見旌旗紅脫身長往夙有願把  
茅不用煩良工曹阮浮丘應好在山南山北會相逢

丁酉正月二日宿寓上人菴

荒山日落無人行村北村南猶避兵新年且就僧房宿  
風雨不到聞鷄鳴道人况是西江士濁酒枯魚聊共傾  
鄉里烟塵何日靜洞天華蓋動高情

月夜感懷

故人別我清江淚幾度相逢春夢裡忽觀明月憶高情  
愁絕長宵三萬里空山久病莫能興狂風驟雨相憑凌  
由鹿吻：呼厥類雉媒憂：末期朋

書汪原道山居屋壁

下尽層峦深谷暝白鷗閣尾接初定山中隱者未歸來  
童子出迎雲遮月茅茨灯火夜青熒一杯對影酌伶俜  
霜寒夢短窓未白空林絕澗何冷々

右籀渡夜談贈金元忠

相逢歲晚詩更誦燔尽枯槎談愈縱短茨低覆結冰花  
寒壓溪云不成夢竹帛烟銷黔首愚紫芝一曲老商於

阮外竟逃真孝士、浮丘雅頌濟南書。

余村道中寄魯齋

青山並岸如蒼虬、石門碧樹枝相、似與幽人護清境、  
玉樹翠竹紫寒流、溪行半日足生、蠻水欲迂迴、山百轉、  
請君處：種桃花、莫便種來迷地遠。

自龜潭泛舟樓真觀

畫屏過雨秋光濕、搖蕩情嵐泛舟入、貪看倒影鏡中奇、  
不覺驚呼下灘急、一曲按藍翠岫開、飛來雙鶴復飛迴、  
金碧崑崙樓現出、試從隻鶴覓蓬萊。

洛陽劍客歌為程景陽作

洛陽古稱豪傑窟、奇才劍客尤趨忽、漢家三十六將軍、  
劇命來歸如適國、爭誇玉貝高柱頤、曼胡短後拱而平、  
生耻李一人、敵胸中耿、誰能知功名何必慚、  
蕭蕭排、雞解紛、聲愈振、白頭恨不單、  
當天怪身竟坐封侯印、成、都豪士真庸奴、  
鬼妾鬼馬躬歡娛。

道光甲午八月下澣辛峯老民蔣日培過  
味經書屋獲觀假校家藏本多所是正  
芟月仁兄不啻如百朋錫矣法書士札居向  
甚珍秘爲元人割集中不可多有秘冊收  
茲該家屬經校勘尤宜愛護益後



東山趙先生詩集卷之十一

遣懷

樸孝常憂力不任，朋來共感歲年侵。  
塵編屢掩成三嘆，古調新傳每獨吟。  
鴈過云中無落影，鶴鳴天外有餘音。  
河源萬折從天下，不廢仙槎自在尋。

別陳守中先生

志定心閒貌郁然，折衝樽俎久忘言。  
經明有後行身後，文好無心與世傳。  
直以高情分華岳，敢將塵慮問先天。  
點山回首樟亭近，雲散江空月正圓。

壬辰冬遊富寺源贈任達可

青天作外犬牙衝，中有千峰劔戟攢。  
紅樹高原秋入盡

矣

蒼松絕澗晚如藍，昔人避世若無地。往事傷心不可談，  
齊魯姻塵應復息。侍君重著廣文衫。

癸巳除夕贈倪明善

舊交誰可共殘編，亂後相逢意惘然。肯伴歲除隣我病，  
欲傳家孝識君賢。治身土苴知何晚，涉世舟帆愧不前。  
莫嘆長鏗逢積雪，一單相與度新年。

浮溪

剪刀峰下溪浮路，隱者成仙不復聞。樹古根柯皆鉄石，  
水清砂礫尽瓊瑰。壇室代遠鶴時至，風急地寒人鮮來。  
山外旌旗猶滿眼，結茅無分又須回。

贈推命焦月岩

字送水，迎仍直箕，全纏日火，竟何為祗應。少日懷經濟，  
垂近中年迫亂離。至樂每從外得，長生難向命中期。  
藏書避地俱無計，禍福煩君仔細推。

和谷朱仲節徵君

湖上幽居席可分，新蔣未見已前聞。共誇先輦未為老，  
自覺後生難再群。鶴宿林中宵警露，龍眠潭底晝生雲。  
故園彌望皆焦土，欲索琴書來傍君。

用前韻寄葉宗茂

交舊相看不忍分，此生終合斷知聞。坐中總事江南客，  
幕下誰空冀北群。數口無歸良細事，當年多病等浮塵。  
由来經濟須人傑，莫把虛名誤使君。

堯



戲荅友人

莫怪<sup>韓</sup>君傍友生蒼黃避難各身輕浮雲枯木豈相戀  
北斗南箕室有名金谷危樓多薄命玉川破屋最高情  
蠹魚寂寞繡長夜銀燭誰家咲語聲

九龍菴新樓

高閣憑虛倚玉臺遠涵空翠絕浮埃璿璣宵轉星辰近  
沆瀣朝盈戶牖開雷霹蒼崖龍起<sup>云</sup>風翻北海鶴飛回  
仙家自信春長好<sup>應</sup>咲胡僧辦劫灰

月潭雪中

烟霧空濛雪滿山溪行<sup>絕</sup>清不知寒披雲釣艇遊仙去  
激水風云入畫看野宿遺黎兵後<sup>泣</sup>宵征武士道傍餐  
多愁多病誰知者強對清樽一解顏

除夜眺城席上感懷是日立春

餞臘迎春一日中雷轟鉄爆將擅穹錦裘玉樹經年別  
銀燭梅花此夕同俗客無家經歲換  
損書欲向深山去橋木名菴百慮空危途多病信天窮

木綿

木綿芳潔重南州裁作單衣暖勝裘坐傍陰崖疑雪積  
行臨野水似云浮緇塵京洛應難染物色江湖不易求  
邂逅若逢吳季子定知白紵讓風流

己亥除夕

守歲山城歲不<sup>留</sup>停<sup>盃</sup>數更籌銀危作客謾豈今日

隱約依人非昔遊，亂後親難會。春來書札莫沉浮，  
開懷預卜風光好，隨處鶯得自由。

送程銘達金彥恭歸

一百五日君欲歸，送客孰憐吾事非。自隨流水依山去，  
斷腸桃花作雪飛。谿谷春深惟草樹，郊野日暖自烟霏。  
松楸在望身宛繫，青壁無情一徑微。

節日卧病和元中二首

一百五日誰再期，淒風苦雨不愆時。桃花亂飛流水急，  
鷓鴣忽鳴芳草萎。春盡可憐寒作惡，愁來偏與病相宜。  
已將夢幻觀人世，莫向親友怨別離。

又

一百六日誰再遊，殘紅滿地意如秋。病思倍倍慵把卷，  
春病摸摸怯登樓。鶻啼似挾生前眼，蝶舞曾無夢裡愁。  
怪得羽人趨世外，海中元有鳳麟洲。

庚子日南至得子朱永升先生賜書

有詩奉資中  
得子為况且其令郎以庚年寅月寅日夜半生而  
是子以子年子月子日，中生偶亦相疑謹次韻  
數之

歲山竹簡頭蒼白，海上桃生不計年。節日禎祥雖偶似，  
科名宦達總輸先。書成謾付來將世，有後應觀已定天。  
文字克夫今不恨，敢辭端拜百王前。

寄朱允升先生

先生施教世所慕，聞道書成當服膺。將軍枉駕可既見

空

龐老入城知不能，山林九鼎事輕重。宇宙六經時廢具，我欲登門行復止。新愁舊病巧相仍。

省朱文公玩墓

撥簇千峯一嶂開，乾坤間氣此胚胎。百靈受職還真宅，五緯迴光拱夜臺。魯國共悲祠廟毀，閭閻不見子孫來。干戈未定諸生老，猶抱遺書咏七哀。

省汪古遠先生墓

百年高與太平時，喪亂空餘死後悲。烟草久墟顏氏巷，雲山猶寫杜陵時。飲冰食蘖老逾壯，假鉄推金幼已奇。賴有諸孫營葬地，清風誰寫首陽碑。  
先生幼十六歲賦成竿後節方露自作竹時已空又有詩云推金假鉄作便語意氣律凡真丈夫

題黃龍洞

蒼弁西來拔地堆，重岩直下貯虛空。根連竺澤天光合，潤接蓬壺海氣通。雲響有時聞氏外，真人無位守規中。油雲一縷山前起，乞與人間作歲豐。

登黃龍洞後岩絕頂望太湖

靈湫注目一時同，絕頂孤攀似發蒙。歷：蝸庐迷遠近，依：蟻蛭抱西東。空青一色春無價，積水千尋日正中。振袂無言聊引望，海人雲外見飛鴻。

和唐令山居十首

自愛山中衛素楮，總將幽事付詩篇。花間酌酒偏宜盍，雪後登樓似欲仙。短笛有時吹崦外，小舟無客繫籬邊。

傍人若識閒中樂，一刻應須直萬錢。

又

山上新亭蔭白茅，亭前栖鶴可窺巢。泉流谷口禽爭浴，  
葉擁籬根犬自跑。日出山童歌竹外，雨晴林鵲上花梢。  
卜隣亦有餐霞客，解去嚴光賦解嘲。

又

早從上國接英遊，晚卧滄江擅一丘。無復謝公携處妓，  
空餘陶令去時舟。千章古木排雲起，一眼寒根傍石流。  
客至不須談世事，小亭已扁四宜休。

又

名途汗馬孰云非，蝸角成功事已微。誰向急流思返棹，  
競誇好手羨當機。落林笋嫩充庖美，出水魚鮮入饌肥。  
飽飯安眠無愧怍，先生可是獨能歸。

又

高人事脫事多慵，厚祿從渠說釜鍾。花隱河陽紅灼灼，  
柳看襄裡碧重重。百年弊邑思遺愛，幾處生祠寫妙容。  
最是斷崖詩句好，總誇扶水出芙蓉。

又

絕無塵土到齒肩，手把離騷卧獨醒。弁嶺來雲自白，  
太湖春草自長生。沙邊忽復飛鴻鴈，屋上有時鳴鶴鷄。  
莫對江山空自守，乾坤萬古一郵亭。

又

青山如玦玉如環，醉倚溪邊自往還。  
松菊尚留三徑外，蓬萊只隔片雲間。  
無弦琴在誰能聽，遣興詩成不復刪。  
珠服相携亭下戲，慰情時復一開顏。

又

塵事紛々未有涯，一舟聊復信年華。  
問過甫里先生宅，亦訪孤山處士家。  
有酒何曾留俗客，無情猶自買梅花。  
新詩寫就人爭覓，醉墨淋漓整復斜。

又

酒瓮書櫺列兩楹，絕勝虎節坐專城。  
南山衲子時相見，西塞漁翁近結盟。  
謾數歸鴻當戶立，偶隨戲蝶下堦行。  
蓮花博士歸來早，雪鬢尋春最有情。

又

半山竹松一溪雪，門巷蕭然絕垢氛。  
適意靜觀玄蟻凜，忘機不亂百鷗群。  
寒花有態窓前發，古路無情戶外分。  
天上故人頻問信，未容高隱斷知聞。

又次韻合唐令二首

扁舟出郭背紛華，兩岸青山似若耶。  
膺雪尚迷樵子路，晚烟遙接野人家。  
地當陽谷花熏藥，厨近陰林笋迸芽。  
若得主人分半席，便携書劔老烟霞。

又

歲晚相求豈為貧，每懷高誼出天真。  
幾回問信慙表半，載出居愧負薪。  
桃李不言人自醉，芝蘭滿目意常春。  
重

來終有滄浪興，長伴詩翁賦耒藟。

別仲本二首

歲晚相求願每違，過從猶未負深期。慎終知子懷情切，錫類慙予步履遲。殘雪欲消霜滿屋，墜冰將泮日當池。崇山峻嶺勞登涉，萬里忘兄入夢思。

又

同上危峯雪滿衣，雪霏川泳總真機。圖中太極談何易，紙上先天理亦微。未達陰陽能有道，不明悔悟豈知幾。敢於歲晚忘師友，撲柝常憂再領違。

用韻答戴尚文

論交有自豈相違，雨雪能辭疑素扉。每恨常流輕造化，故將苦語辨危微。道通天地原非物，德合成神始見機。恐負初心慙後傑，一簞甘食故山薇。

吳氏棟華碑

喬木凋零故國同，莫家兄弟最高風。花間市酒如潘閔，湖上仙居近晉鴻。放鶴客各棋局在，吹簫人遠石壇空。棟華原上遺双塔，西漢文章蜀兩公。

點監縣啓仁甫官滿而歸趙子省常題贈行卷

點山監邑真循吏，勸孝明農舊所無。事薦鄉闈秋一鷄，粟輸鄰壤日千夫。送臨石棧懷寬政，回望天梯憶壯圖。似筆已憐詞客酒，北歸應辨水經誣。

別點

故家猶自好林丘古木寒藤卷翠虬山聳石盂環一郭  
水紫槎閣合双流陰霾盡歛日過午痲瘡漸生時近秋  
不有仙真留勝迹桃源應愧謫仙遊

謝趙公子

公子才名四十秋清門自昔重南洲書藏內府連奎壁  
劍氣豐城動斗牛春日暖雲生玉樹晚天涼月墮銀鈎  
珎圖不使豪家得邂逅還容一士求

屏山樓即事時周明府來訪

地近仙岩日自短長  
樓時度竹風涼樓頭古樹禁秋雨  
檻外危峰到夕陽高翊坐聞金響小樓行近翠盤香  
清談况復陪賢令始信他年未易忘

遊東山菴觀舒仙翁隱士處

仙家樓閣倚崔嵬萬仞峰頭一迳開陰壑每防雷電起  
夜壇靜看斗杓回只應跨鶴雲中過尚想吹簫月下來  
遠望平林秋樹短累荒塚漫與哀

賀葉宗茂留題山齋四首

早識長才嘆陸沉逢時端南復重金少年漫說將軍樂  
志士嘗懷報國心已見奇功書幕府每傳句佳到山林  
孤灯偶共編青簡夜雨窓寒感慨深

又

久知官貴等雲浮漫自空山擅一丘志定不辭溝壑辱  
身閒亦抱古今愁每鄰山色頻移杖為惜蟾光獨上樓

野客時來寂寞，茯苓黃蘗獨總求。

又

山閣初成景物新，况逢好友賦詩頻。丹霞射牖迎初日，清露沾衣望北辰。野客過從無俗慮，林僧咲語總天真。昔人樂處吾何有，千仞峰頭自在身。

又

材如樗櫟敢求知，况乃經年值亂離。朝市豈無心似水，山林亦有命如絲。田間短笠躬耕具，雪後長竿獨釣時。久已忘懷同木石，故人不用苦相疑。

金竹坑

扶輿冒雨別靖城，無後人家可計程。晚得空倉窮谷裡，坐聽仙客誦丹經。

星源道中

荒塹頽垣草樹深，溪山佳處轉傷心。天公似亦憐衰病，乞與長途兩日陰。

青石灘

樓閣參差溪路斜，小橋橫處有梅花。深山半是逃亡屋，惆悵行人併憶家。

讀人唐詩

悲愁總罷復傷春，洛浦迷魂澤畔身。古往今來俱是夢，欲將悲怨屬何人。

山閣禱題



全清絕點色非空，雨歇雲收四望同。  
千仞雪峰紅日裡，一溪春水白烟中。

寄東魯志敏二首

詩流爭說魯先生，可但半世空聞名。  
我亦才華銷落盡，不能忘處是詩情。

又

鼎嘗一齋董夫子，面中六夫雷將軍。  
相知何可不相識，所見定應過所聞。

寄汪原道

作草屋於方思山如在天高

巖撐岫柱擅一丘，鉅石縱橫水亂流。  
小窓月明不知曉，泉声如挾出山愁。

又

雲中作屋無纖埃，主人幾年無一來。  
似聞官事苦未了，欲借蒼頭掃石苔。

遊小溪還浙源山中

舊遊何處覓苔磯，石涸山童事亦非。  
忽到小溪深樹裡，鷺鶩驚起作群飛。

又

病懷羈思兩悠悠，咫尺鄉關異楚囚。  
黃葉滿山風刮地，穿雲渡水亦何求。

次韻龜潭登高山見寄

山上元來更有山，梯雲十級不辭艱。  
五車合著烟塵外，  
突

三尺長流水石間

又

花飛莫遣隨流去、紅雨酣；遍流樹東園角呈來、  
松間石上時相遇

又

結茅共愛山中好、寄得詩來、  
枯木相看不知老

贈仲本

相逢亂後惜分離、頗怪陰翁步屨時、  
即今蒿日未應宜

又

尚書祖墓在揚村、  
交流仍辨水橫分

又

有地何須更問天、  
揔夸豪商泛海船

又游山有贈

莫將塵慮問先天、  
好看水牯息諸緣

山居禠題四絕

山高結茅不厭低、  
晚來愁絕數峰西

又  
高枝密葉一時空、倚杖沉吟落木中、  
偶來林下見秋風、  
亂後山居無紀曆

又  
空林蕭騷昼宜雨、澗底泉聲作人語、  
石上綿綿息如縷、  
君倚樹亦相忘

又  
檀栾雙柱午陰濃、竹簟涼生曲澗風、  
悠然渾不落虛空、  
喚作枕頭元是石

山閣禱題四首

外台中開四面平、大明東出月西生、  
千仞峰頭踏地行、  
莫言直上難回顧

又  
月色入簾看欲暮、泉聲坐久聽如無、  
同上寒窓作昼圖、  
古松似愛簷前竹

又  
雪花冰柱映初晴、澗水松風入是清、  
一寒聊可助高情、  
賓友相交無供待

又  
蒨曦初動曙光寒、方丈蓬萊咫尺看、  
誰能來此任閑干、  
風急天高霜似雪

峽源際上絕句四首

排雲直上三四里，石路崎危縱復橫。忽見千峰圍曠野，  
數家烟火似平時。

又

山繞平疇堪益井，溪流樹杪漲春濤。夜寒更覺星斗落，  
風露逼人霄漢高。

又

黃獨雪消衝雨斲，鳥見春來入雲餅。烟塵只在青山外，  
幾處愁聞戰鼓聲。

又

遠去近來誰與謀，牢落新春思故觀。水時遊崦外望，  
鄉日上山頭。

孝書六言十首

三代小孝所教，兩漢刀筆有餘。性情不外八法，義理無  
過六書。

又

翰林侍書遺訣，院體猶存公血。指歲分度數國，大似著  
襖齒中。

又

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醉素亦損神矣，顛張其  
化物歟。

又

執在手不住運，在腕不知執。按入木，彈斷絃，驥奔泉。

攪扶石

又

垂入不碍不縮，往亦不得不收，昨日偶見索靖，今朝因

識鍾繇

又

指以寂滅為樂，腕從絕後再蘇，御風行不着地，解牛四

顧踟躕

又

孫武藝險節短，椽苴力窵氣間，淮陰多，蓋辨高祖將

將尤難

又

洒掃應對進退，精義入神，貫通信夫其無事，妙哉，允執

厥中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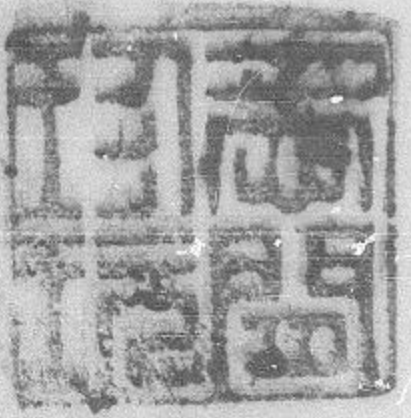
能脩身家可教，非至德道不凝，摧頽用敬，追捕勤苦，豈

患難成

又

玩物謹防喪志，游藝貴後依仁，但可時，適意不湏苦

：逼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趙沅集名曰東山趙先生文集共十一卷文八卷詩  
三卷係坊間從貯書樓蔣氏收得者筆致古拙  
殊書校雙言未知為誰氏抄而校者卷端有樵李  
曹書氏藏書印又有項氏珍藏印則其來固有  
矣考四庫全書目錄東山存稿七卷附錄一卷  
元趙沅撰家俞邵補明史藝文志趙沅東山  
文集十五卷今以此本核之似與俞邵所志為  
近是集世鮮傳本因以重直購而藏焉至校  
者筆細審似吾涼影手書云

辛酉冬孟

黃丕烈



東山先生<sup>文</sup>純和漢樸宗法紫陽東  
萊可與伯生<sup>不</sup>駕詩志得法杜韓不  
若他巧惜流布甚希明史補藝文  
志之十五卷未知與此本同否要較  
備於四庫未盡所收之七卷尚有  
脫誤者矣鈔青羊二校者亦不甚  
留意暇當求四庫本重一勘校  
也此借鈔自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